

表或有脫誤。然紀年魏史，其記魏事不能無所飾。或史記所載，誠如陳氏之揣，本與紀年不同。而陳氏強引秦嬴爲盜名而疑索隱，則失之也。

三七 魏文侯爲魏桓子之子非孫其元年爲周貞定王二

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

史記：「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，分其地。桓子之孫曰文侯都。」索隱：「系本桓子生文侯斯。」集解：「徐廣曰：世本云：斯也。」是史記誤斯爲都，誤子爲孫也。考年表，

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滅知伯，在周定王十六年，下去魏文侯元二十九年，其間不著桓子之子名字，及始立年歲。蓋桓子之子卽文侯斯，史記誤移文侯之年於後，疑其相差過遠，因謂文侯乃桓子孫，然竟亦不能確指其子爲何名也。余考文侯元年，實在周定王二十三年，去桓子滅知伯祇七年，明其爲父子矣。

高誘注中山策，亦誤以文侯爲桓子孫。又韓詩外傳七「魏文侯之時，子質仕而獲罪，去而北遊，謂簡主曰」云云，文侯立在智伯滅後七年，趙滅知伯係襄子，此稱簡子必誤。簡子死在魯哀二十年前，下

距魏文侯立近三十年。又語與陽虎同，李氏尙史亦辨之。

知文侯元在周定王二十三年者，年表文侯三十八年，武侯十六年，而索隱

引紀年，文侯乃五十年，武侯二十六年，兩世相差，凡二十二年。依紀年則文侯元在貞定王二十

三年也。史記於周貞定王以下，記載闕略，世次多舛。顧亭林所謂：「自左傳之終，至周顯王之三十五年，前後凡一百三十三年之間，史文闕軼，考古者爲之茫昧也。」見知錄卷十三。即如年表，於威烈王二年，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同年稱元，考之上一年，惟趙書襄子卒，而魏韓兩家均闕。蓋年表於此段最疎，三晉尤甚。惟趙表較有依據，而韓最闕佚。韓魏表首書獻子宣子，其時獻子死已三十三年，宣子死且三十八年，其疎謬至此。余本索隱所引紀年，合之當時情事，參伍鈎稽，而知紀年之可信，史記之多疎。爲之逐條糾正，凡得數十事，雖史實不詳，而年世差明矣。

又按：晉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出公二十二年，趙韓魏共殺智伯，盡併其地。二十三年，出公奔楚，乃立昭公之孫，是爲敬公。魏文侯初立，在敬公十八年。」據索隱他處引紀年推算，知文侯初立，去智伯見殺七年，是敬公之六年也。六字與十八字相似，又涉下正文「十八年幽公淫婦人」句而誤。索隱原本當係六字，否則不應自爲乖錯十二年之多。今本偽紀年誤據索隱誤字，謂魏文立在晉敬十八年，故以考王七年爲魏文元年，較史表移前十年，而文侯卒年，仍據史表，在安王十五年，則前後凡得四十八年。然又據索隱，謂魏文在位五十年，疎謬之迹。昭昭甚著。後人猶多信者，則以考年論世之學，久不爲學人所重也。

三八 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考

史記孔子弟子列傳：「孔子既沒，子夏居西河教授，為魏文侯師。」洪邁容齋續筆云：「按史記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。孔子卒時，子夏年二十八矣。魏始為侯，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。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，又六年而卒。姑以始侯之歲計之，則子夏已百三歲矣。方為諸侯師，豈其然乎？」今按：魏文初立，實周定王二十三年，去孔子之卒三十三年。子夏年六十三也。孔子卒，子夏年二十九。為文侯師，自是後人追述之語，何必定計魏文始侯以往哉？年表載文侯受經子夏，過段干木之間常式，在十八年，此亦有故。世家先一年^{十七年}伐中山，使子擊守之。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，引車避，下謁，田子方不為禮，云云。韓詩外傳亦載其事而稍異。蓋為先秦舊說，二子各採所聞也。史公於前一年書田子方事，因於下一年載子夏段干木，亦連類而及，非謂必於是年文侯始受經式間也。志疑云：「受經式間之事，世家書於二十五年，年表在十八年，不同。蓋元不可以年定。」其說是矣。顧謂世家書於二十五年，則亦誤讀史記，志疑又謂世家載卜相事於二十五年，亦同誤。不可不辨。史記於魏文侯元年以下，分年紀事，至二十五年，子擊生子轅句而止，以下文侯受子

夏經藝云云一長節，乃總敘文侯早年尊賢禮士得譽諸侯之事，非謂其系統在二十五年也。此下自二十六年號山崩，壅河，以下至三十八年文侯卒，又爲逐年紀事之文。此本甚爲明白，而不憚詳辨者，緣昔人讀書，於此等處每易誤。如孔子世家敘適周見老子，本不定在何年，而酈道元注水經，指爲孔子十七年適周，實由誤讀史文，見其前爲孔子年十七，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云云也。而史公此文，亦由誤讀左傳，乃以爲孔子年十七而孟釐子卒焉。余意文侯賢者，其初卽位，子夏年已六十二。方孔子之未死，子夏固已顯名，至是則巍然大師矣。文侯師子夏，雖不可以年定，而其在早歲可知。余又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稱侯，子夏若尙存，年八十四。壽考及此，固可有之。

三九 子夏居西河在東方河濟之間不在西土龍門汾州辨

仲尼弟子列傳：「孔子既沒，子夏居西河教授。」索隱：「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，蓋近龍

門。劉氏云：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是也。」正義則云：「西河郡今汾州也，子夏所教處。括地志云：謁泉山一名隱泉山，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。注水經云：其山壁立，崖半有一石室，去地五十丈，頂上平地十許頃。隨國集記云：此爲子夏石室，退老西河居此。有卜商神祠，

今見在。」困學紀聞郡國利病書方輿紀要孫星衍校水經注均從正義說。陳玉樹卜子年譜辨之云：「子夏西河，戰國時屬魏，不屬趙。謁泉山今屬文水縣，趙大陵地也。史記趙世家，肅侯十六年，武靈王十六年，皆游大陵。正義曰：括地志云：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。文獻通考文水有大陵城。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。文水縣既不屬魏，則文水西南二十五里之謁泉山，不屬魏國何疑。謁泉山北屬文水，南屬汾州府汾陽縣。汾陽亦趙地。文獻通考與地廣記寰宇記皆謂汾州春秋時晉地，六國時屬趙，是也。謁泉山既與魏無涉，即與子夏之西河無涉。故困學紀聞闕注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皆辨之。」至索隱之說，蓋本鄭注檀弓，謂：「西河自龍門至華陰之地。」又水經河水注：「細水東流注於崤谷側溪，山南有石室，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蹟，似是栖遊隱學之所。昔子夏教授西河，疑即此也。而無以辨之。」又云：「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，東南北有二石室，臨側河崖，即子夏廟堂也。河水又南逕汾陰縣西，又南逕郃陽城東。」故禹貢錐指謂：「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界。郃陽縣北爲韓城縣，寰宇記謂子夏石室在韓城者，即水經注所言崤谷之石室也。」然孔子弟子，不出魯衛齊宋之間。孔子死，而子貢居齊衛，子游子張曾在魯，何以子夏獨僻居郃陽韓城，黃河之西，龍門之附近？其地在戰國初尙無文教可言，謂子夏教授其地，事殊可疑。則韓城郃陽之石室，猶之謁泉之石室，謂子夏居之者，胥出後人附

會，不足信也。

考史記孔子世家：「衛靈公問孔子，蒲可伐乎。對曰：可。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婦人有保西河之志。吾所伐者，不過四五人。」索隱曰：「此西河在衛地，非魏之西河也。」集解引王肅曰：

「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，而男子欲死之，不樂適他。婦人恐懼，欲保西河，無戰意。本與公叔同畔者，不過四五人。」據是言之，西河即指匡蒲迤北之大河而言。渡河乃走晉境，婦人恐懼，無戰守意，欲逃西河，就強援天險自保也。竹書紀年：「王放季子武觀於西河，武觀以西河叛，彭

伯壽帥師征西河。武觀來歸。」戰國策：「齊伐魏，取觀津」，高注：「故觀邑臨河津，故曰觀

津。」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，應劭曰：「夏有觀扈，世祖更名衛國。」是觀在東郡而據西河

以叛，西河亦應近東郡矣。今考春秋衛蒲邑，在今河北長垣縣境。東郡之觀，則今山東觀城縣

境。南北相距不二百里。大河故瀆，流經其西。其在當時，殆必有西河之稱。管子小匡：西征，攘白狄之地，遂至於西河，

方舟投附，乘浮濟河，至於石沈，縣車東馬，踰大行，與卑耳之貉，拘秦夏，西服流沙西處，而秦戎始從，語又見齊語，管子注：西河謂龍門之西河，此誤。韋昭曰：西河白狄之西，亦未是。蓋此西河亦指在大行以東者言也。隋圖經：

「安陽有西河，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，以趙魏多儒，在齊魯鄒之西，故呼西河。」太

平寰字記亦謂：「相州安陽有西河。」胡渭禹貢錐指引「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，請自汲郡，東推

禹故道，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，復西河故瀆，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。濬縣舊志，故瀆在縣西十

里，亦曰西河。」孟子：「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。」河西卽西河也。趙岐注：「北流河之西」，以別於龍門西河，在南流河之西也。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：「河、夏、甲、整卽位，自囂遷於相」，而呂氏音初篇云：「殷、整、甲徙宅西河。」則子夏居西河，不在西土，而在東方相州之安陽，可見矣。酈氏水經注不能辨，乃以龍門說之。趙東潛獨舉寰宇記、隋圖經駁斥，可爲卓識也。

說苑田子方渡西河，造翟璜，造疑遇字形誤。韓非外儲說右下述此事云：田子方從齊之魏，望翟璜云云，此西河在齊魏間一證也。文選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注，引七略「子夏西河，燕趙之間」，下語似未的，然爲指東方之西河則一。

又按藝文類聚六十四，文選左太冲招隱詩注，劉孝標辨命論並引尚書大傳：「子夏對夫子

云，退而窮居河濟之間。」今僞孔叢子論書二亦有之。此又子夏退老在東方不在西土之證。檀弓：「子夏喪其子

而喪其明，曾子弔之，曰：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，退而老於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

子，爾罪一也。」謂退老於西河之上，卽猶謂窮居河濟之間也。謂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，亦決非

龍門華陰之西河矣。龍門華陰僻在西土，文教之所不及，儒澤之所未被，無所謂疑汝於夫子。且

若子夏辟居郃陽韓城，老而喪子，曾子亦復老矣，豈渠不遠千里而赴弔？若謂退老龍門，又歸於

魯而喪子，陳玉澍說如此。則又不得謂之退老。且子夏溫人也，其退老，何不於故鄉文物之邦，而遠至郃

陽韓城，荒陬水濱，又復築石室而居，此豈退老之所堪？參讀考辨第二九凡此皆甚不通之說。故知謂子夏

退老在龍門附近，河濱石窟之間者，皆後世之妄說也。

史記魏世家：「李克謂翟璜曰：『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。』」夫稱東得，則又子夏退居，不在西土韓城郃陽之一證矣。且魏文居鄴，魏武居魏縣，亦與子夏居河濟之間者爲近，而與西土龍門之河爲遠。聖門志：「子夏墓在山東兗州府曹州西四十里卜堽都」，則子夏之終，亦在東方也。據此諸端言之，子夏居西河教授，決不在龍門華陰之間，而實在東土。當在今長垣之北，觀城之南，曹州以西，一帶之河濱。王制云：「自東河至於西河，千里而近。」蓋王制之所謂東河，殆即檀弓所稱子夏退居教授之西河。隋圖經之說，決非偶然。陳玉樹乃以此說古今引者絕少，遂謂殆無足辨，可謂不知別擇矣。

四〇 魏文侯禮賢考

魏文以大夫僭國，禮賢下士，以收人望，邀譽於諸侯，遊士依以發迹，實開戰國養士之風。

於先秦學術興衰，關係綦重。

韓非外儲左上：「王登爲中牟令，上言於襄主曰：『中牟有士曰中章荷已，襄主使爲中大夫，中牟之人，棄田耘，賣宅園，而隨文學者，邑之半。』」其事又見呂覽。則襄主下

士，猶在魏文之先。惜載猶闕略，無可詳徵。史記趙世家又載趙烈侯時，相國公仲連進賢士牛畜荀欣徐越三人，則在魏文晚世。茲略敘梗概，以徵世變。

子夏

田子方

名無擇。

見莊子田子方篇。

學於子貢。

見呂氏春秋當染篇。

魏文侯友之。

見呂氏舉難察賢，又說苑尊賢篇。史記魏世家則謂「文侯師田子方」。

要之子方在文侯朝，甚見敬禮。其

名繫在子夏段干木間也。

嘗使齊。

說范奉使篇，有舍人毋擇，爲魏文侯獻鵠於齊侯，疑即子方。

魏文滅中山，

子方尚在。

世家云：「太子擊遇田子方，引車避，下謁。子方不爲

禮。子擊因問曰：「富貴者驕人乎，且貧賤者驕人乎。」子方曰：「亦貧賤者驕人耳。諸侯驕人則失其國，大夫驕人則失其家。貧賤者行不合，言不用，則去之楚越，若脫屣然，奈何其同之哉。」其事信否無可必。然戰國傳說，凡言士階級之

高自位置，以氣節跨君卿貴族之上，大概託始於田子方子思之倫。則亦約略可以推見當時士族方張，學者得勢，已非往昔孔墨初興之比矣。又史載子擊謁田子方在擊守中山後。擊守中山年始十七，（詳考辨第四六）則魏文之四十一年也。

（詳考辨第五四）

其年世輩行，當與孔伋曾申相隨。若以魏文滅中山，子方年七十計，則生當周元王之元，

與墨子略同時。子貢時年四十六。若子貢七十而卒，子方年二十六，固得師事矣。

又按莊子田子

方篇，載子方自稱師東郭苑順子。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，夫子之門，何其雜也。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，說雜言篇作東郭子惠。又墨子非儒有子貢之齊，因南郭惠子見田常。馬敘倫莊子義證謂「檢風俗通姓氏篇東郭氏東郭牙，齊大夫。左哀十一年傳，齊有東郭氏，則齊有東郭氏，尚書大傳說苑作東郭者是。惠順脂真對轉，詩終溫且惠傳，惠於宗公箋，晉語若惠於父母注，皆訓惠爲順。是東郭惠子即東郭順子。以呂氏田子方學於子貢推之，東郭順子蓋子貢弟子，田子方爲子貢再傳矣。」今按馬說亦可通。然據荀墨二書，未見東郭順子固爲子貢之弟子也。且齊亦自有東郭南郭二氏，田子方師東郭子順，亦無害其師子貢。則仍依舊說爲得。

段干木

姓段干。

焦氏孟子正義，謂：「史記老子列傳云：老子之子名宗，爲魏將，封於段干。」（參讀考辨第七二）集解

曰：此云封於段干，段干應於魏邑名也。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，田完世家有段干朋，疑此三人是姓段

干也。本蓋因邑爲姓。風俗通氏姓注云：姓段名干木，恐或失之。」

晉國之大駟也。學於子夏。

見呂氏尊賢篇。

魏文侯欲見段干木，

段干木

踰垣而避之。見孟子。子。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。見呂氏期賢篇。秦興兵欲攻魏，或曰：「魏君賢人是禮，

未可圖也。」見魏世家。期賢篇亦曰：「秦欲攻魏，司馬唐諫曰：『段干木賢，魏禮之，不可加兵。』余謂文侯所禮，不止一木。不應僅言段干木。又按秦魏交兵，據秦本紀最先在秦靈公六年，其時已當魏文侯二十八年。

其前秦魏勢力尚未相觸。司馬唐之諫，應猶在後。或者子夏之倫已先卒歟。」白圭曰：「文侯師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。」見呂氏舉難篇。

蓋段干年序當較子方稍後，與李克同事子夏，而或者視克爲長也。高士傳：「段干木少貧賤，心志不遂，乃師事卜子夏與田子

方。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，皆爲將，惟段干木守道不仕。」此記干木世次最得。

魏成子

文侯弟，名成。集解「徐廣曰：說苑作季成子。」人表誤分公季成魏成子爲二人。食祿千鍾，什九在外。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

干木，文侯以爲相。見魏世家。魏文卜相事，又見於韓詩外傳說苑，語均略同。惟外傳謂「魏成子食祿日千鍾。」則妄說也。史記載孔子在魯衛，俸粟六萬，索隱云：「六萬石，似太多，當是六萬

斗。」今魏成子祿千鍾，至齊宣王時，陳戴祿萬鍾，皆以年計。遷後則仕祿遞高。此雖未必盡信，亦足覘世變之一斑矣。又孔子以遊仕至衛，故衛人致俸粟。今陳成子親文侯弟，亦稱食祿千鍾，疑是無封土。蓋晉已無公族，行縣制，三家繼之，乃不復有分封也。封建之制，至此大壞，是亦一證。又魏文一朝大臣，惟成子乃親族，此亦貴族世卿制至此已不行之一證也。新序雜事四，有「公季成論田子方，文侯曰：非成之所議也。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，請罪。」與世家文不合，恐無據。

又按韓非五蠹：「十仞之城，樓季弗能踰，千仞之山，跛牂易牧。」李斯傳亦言之。集解

「許慎曰：樓季魏文侯之弟。王孫子曰：樓季之兄也。」今按：樓季之兄也句疑有脫誤。枚

乘七發：秦缺樓季爲之右。李善注：季，魏文侯弟；右，車右也。韓非難一魏兩用樓翟而

亡西河，舊注樓緩翟璜也。史記始皇本紀索隱亦以樓緩爲魏文侯弟，似誤。梁氏人表考據許說以樓季魏成子爲一人，則是也。

翟璜

名觸。

見說苑。

吳起樂羊西門豹李克屈侯鮒韓詩外傳作趙蒼。皆其所進。

見魏世家。

又論任座之忠。

見呂氏自知篇新序雜事第

一，作翟璜對而任座論其忠，未知孰是。又按呂氏下賢篇云：「魏文侯見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。及見翟璜，踞於堂而與之言。翟璜不悅。文侯曰：段干木官之則不肯，祿之則不受。今女欲官則相位，欲祿則上卿，既受吾實，又責吾禮。無乃難乎。」文侯明君，璜亦賢者，豈有如此語？特後人襲貧賤驕人之意而虛造此說耳。又韓非子內儲說下「翟璜善於韓，乃召韓兵令之攻魏，因請爲魏王構之，以自重。」此乃以後縱橫之士所爲，魏文明主，翟璜賢臣，又在早世，風氣尙淳，烏得有此？亦妄說也。（沈欽韓漢書疏證，對此兩條均有辨。）又淮南道應訓：「惠子爲惠王爲國法，以示翟璜。」御覽六百二十四引作翟璜。余考惠施至魏，在惠王二十七八年後，翟璜不能至是猶存，御覽誤也，以

翟角

主謀伐中山，亦翟璜所薦。

韓非外儲說左下「田子方從齊之魏，望翟黃乘軒騎駕出，方以爲文侯也，移車異路而避之，則徒翟黃也。方問曰：子奚乘是車也？曰：君謀欲伐中山，臣薦翟角而謀

得。果且伐之，臣薦樂羊而中山拔。得中山，憂又爲將，敗齊於龍澤，入長城。水經瓠子水注「晉烈公十一年，田布圍廩丘，翟角趙孔欲治之，臣薦李克而中山治。是以君賜此車。」又爲將，敗齊於龍澤，入長城。水經瓠子水注「晉烈公十一年，田布圍廩丘，翟角趙孔屠韓師救廩丘，及田布戰于龍澤，田師敗遁。」又水經汶水注「晉烈公十二年，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，入長城。翟員蓋卽翟角字誤。時當魏文侯四十一，四十二兩年。蓋角之爲將，當李克已老，樂羊不用之後。雷氏義證誤以翟角爲地名，謂是廩丘之近邑，其說大謬。」其人與任座同爲世家卜相篇所未及。

吳起

衛人，或曰衛左氏中人也。

見韓非外儲說右上。

先仕魯。

詳考辨第五十。

聞魏文侯賢，遂來仕魏，爲西河守，

李克

見呂氏觀表。令民債表立信。

見呂氏慎小，韓非內儲說上謂從車轅赤菽，與商鞅徒木事略類，而吳起事在前。今不知孰實孰虛，或兩實，或兼虛，而今人則徒知商君徒木事矣。

漢藝文志有

吳起四十篇。

子夏弟子，

見漢藝文志班固注。釋文云：「子夏傳詩於曾申，申傳魏人李克，傳詩事未必信。李克與子夏同時，以班氏說爲是。」

中山爲魏別封，而克爲之相，相即守也。此即漢制王國有相之先例。漢志有李克七篇，在儒家。又有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，

見漢書食貨志。

蓋卽李克也。

史記貨殖列傳，平準書皆云：「李克務盡地力」，而孟荀列傳及漢書食

貨志作李悝。索隱志疑辨史之誤，崔適史記探源則謂：「悝克一聲之轉，古書通用，非誤

也。」余按：如顏籛由之爲顏濁鄒，申枨之爲申黨，古多有其例。漢志有李子三十二篇，而

別出李克七篇者，如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，而兵家復有公孫鞅二十七篇之類。分部別出，

一篇中亦屢見其例，

兵家中又有李子十篇。沈欽韓曰：「疑李悝。」

未足卽爲二人之證。或至班氏始誤分爲二人也。

人表李悝在三等，李克在四等，此如公季成魏成子亦爲二人。司馬遷已不能辨老聃太史儋

老萊子，宜班固不能知李悝李克矣。且魏文時賢臣，已盡見於卜相一文。苟別有李悝，何

獨不見稱引？

御覽七四五引韓子：「李悝爲魏文侯北地之守，欲民之善射，乃令民有狐疑，射約中者勝，不中者不勝，民皆習射，與秦戰，大敗之。」年表：「秦簡公二年，與晉戰，敗鄭下。」林春溥戰國編年以悝此

事系之。教射勝秦，因傳兵書，是亦悝克一人之證也。

漢志李子三十二篇，班注：「名悝，相文侯，富國強兵。」

班氏於李克亦云：「相魏文

侯」，淮南泰族訓：「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，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形，李克竭股肱之力，領理百官，輯穆萬民，使其君生無廢事，死無遺愛，此異行而歸於善。」是亦謂克曾相魏。淮南道應訓：「

魏武侯問於李克」，高注：「李克，武侯之相」，則克殆繼相兩君者耶？晉書刑法志：「

律文起自李悝，撰次諸國法，著法經。以爲王者之政，莫急於盜賊，故其律始於盜賊。盜

賊須劾捕，故著網經一篇。其輕狡，越城，博戲，假借，不廉，淫侈踰制，以爲雜律一

篇。又以其律具其加減，是故所著六篇而已。商君受之以相秦。」其說本於桓譚。桓氏當

西漢晚世，博學與揚子雲劉子駿並驅，必有所見。惜史公未載，遂不爲後人注意也。

又按韓詩外傳二，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，過聽殺人，自拘請死。文侯止之，李離不聽，卒服劍而死。竊疑此晉文侯乃魏文侯，李離卽李悝也。其果服劍而死，不及相魏武與否，則莫可參稽耳。要之李克爲法家祖，此亦一旁證也。又按商君生，已值李克晚世，或先卒，商君不及見，蓋聞聲私淑。

西門豹

爲鄴令，見魏世家及魏策。引漳水以溉鄴。

見史記河渠書。志疑云：「引漳溉鄴，漢書溝洫志據呂氏春秋樂成篇，以爲史起，有史起議約不知漳水溉鄴語，續滑稽傳謂約引河水溉鄴。然考後漢書

安帝紀，初元二年，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。水經濁漳水注亦云，約引漳以溉鄴，其後至魏襄王，以史起爲鄴令，又堰漳水以溉鄴田。呂氏恐不足據。左氏鄴都賦所謂西門溉其前，史起溉其後也。」今考御覽六二八引淮南，西

門豹治鄴，亦翟璜所任。又八四二引呂氏春秋，吳起爲鄴令，民歌之曰：「鑿十二渠。」見史記滑稽傳褚少孫補。余終古斥鹵生稻粱」，今呂氏樂成篇，漢書溝洫志，皆云歌史起，御覽誤。鑿十二渠。

利，同爲東方田制一大興革。井田隨封建爲存廢，理亦然也。周官以井田與溝洫並說，似亦誤。（參讀考辨第七三）韓非難言篇稱其「不閼而死人手」，則約乃

不得其死者。

樂羊

爲將伐中山。

見魏世家魏策，及呂氏樂成篇。又按鄒陽上書云：「白圭戰亡六城，爲魏取中山。中山人惡之，魏文侯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。」張晏曰：「白圭爲中山將，亡六城，君欲殺之，亡入魏，文侯厚遇，還拔

中山。一余考白圭不及仕文侯，（詳考辨第八二）鄒陽殆由樂羊誤記，而張氏亦誤承鄒陽之說也。然則樂羊本中山將，亡而走魏，其子尚在中山。中山人乃來而殺之。又鄒陽云：「中山人惡之，魏文侯」，蓋樂羊叛其故國，又親啜其子之羹，其爲人之忍，不徒中山人惡之，魏人亦多疑之。故中山亡而文侯示樂羊以謗書兩篋也。文侯之用樂羊，亦特以就其一時之功，其後乃不見任使。

屈侯鮒

爲太子傅。

見魏世家，說苑。

趙蒼唐

爲太子傅。

見魏世家。韓詩外傳作趙蒼，說苑作屈侯鮒，而二人均見於魏世家。史公僅亦據撫難說，未定其爲一人或二人也。茲姑仍之。

余又考魏文時賢臣，盡見於世家卜相一文。

又見韓詩外傳，說苑。

其略曰：「文侯卜相於李克，曰：所置

非成則璜，二子何如？李克對曰：君不察故也。居視其所親，富視其所與，達視其所舉，窮視其所不爲，貧視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。何待克哉？文侯曰：先生就舍，寡人之相定矣。李克出，過翟璜之家。璜曰：聞君召先生卜相，果誰爲之？李克曰：魏成子爲相矣。翟璜作色曰：臣何負於魏成子？西河之守，臣之所進也。君內以鄴爲憂，臣進西門豹。君謀欲伐中山，臣進樂羊。中山已拔，無使守之，臣進先生。君之子無傅，臣進屈侯鮒。臣何負於魏成子？李克曰：子

之言克於君，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？魏成子食祿千鍾，什九在外。東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此三人者，君皆師之。子之所進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惡得與魏成子比？翟璜逡巡再拜，曰：「璜鄙人也。」卜相之文如此，而此文實吳起之徒潤飾爲之，非當時信史也。知者，史記韓詩外傳列序諸臣，如西門豹、樂羊、李克、屈侯鮒之屬，皆名，獨西河守不名。西河守卽吳起，明是起徒所爲矣。說苑云：「西河之守，觸所任也。」計事內史，觸所任也。計事內史無考，史記外傳皆無之。劉氏博採，非原文矣。且敘述諸臣，吳起居首，亦見推尊之私。否則自樂羊攻中山，李克守之，屈侯鮒爲傅，皆依事序。起之守西河，乃在得中山後，何獨先列於前？若論輩行，起實晚進。此中痕跡宛然，其出起徒所爲無疑。起先學於曾子，習儒者之業。又仕魏文侯，爲崇儒之主。慮其好文學，多稱述，如今傳西河之對，文采斐然。昔人疑左傳成於起手，此亦足爲助證也。說苑又有田子方渡西河，與翟璜論賢一節，此全襲卜相文，而稍易其面目，不足據。

且卜相一文，其非當時信史，尤有可論者。史表載此事於文侯二十年。余按紀年文侯紀元，當移前二十三年，而用吳起，滅中山，均在晚世。伐中山，在趙烈侯元年，魏文侯之三十九年也。三年而滅之，則四十一年矣。詳考辨第五十四。卜相之事，應又在後。魏成子，賢臣也，又親文侯之弟，豈至四十一年後而始相？且翟璜、李克均相文侯，應猶在魏成子後。豈有文侯於晚節十年之間，三易其相，而皆賢者。而以前四十年，誰何人爲相，顧漠無一聞於後耶？余意子夏、田子方、段

干木皆在文侯早年，三人中段干木又稍後。而魏成子進之。魏成子之爲相，應在前。吳起樂羊西門豹李克屈侯鮒皆在文侯中晚，而翟璜進之。翟璜之爲相，應在後。似無同時卜相二人之事。至吳起守西河，顯名，子夏之倫，或已謝世。魏文一朝賢者，先後輩行，必有不及同事其主者矣。若卜相文中語，花團錦簇，顯出後人潤飾，非信史也。然年表卜相李克翟璜事，在魏文二十年者，亦自有故。竊謂魏文以十七年伐中山，三年而克，乃十九年。樂羊爲將，吳起助之。起爲西河守，宜在二十年後。李克守中山，屈侯鮒傳太子，皆其時。慮西門豹之守鄴，或稍在前。年表：「秦靈公八年，初以君主妻河」，時當魏文侯三十年。

年。魏俗爲河伯取婦，其風未知秦孰先後，然竊疑其時西門豹或尚未治鄴，秦魏兩國媚河之俗，蓋一時東西並盛。豹之治鄴，革鄴俗，自應在魏文三十年後也。然亦大略同時。滅中山後一年，翟璜與韓趙兩君聯師伐齊，則翟璜在當時，蓋爲魏相，故謂諸賢盡其拔用。而魏成子之相，則自在前，至李克爲相，則猶在後，此均約略可推者。今於諸人年世，既未能一一詳定，因爲綜述於此，以見一時之風會。而先後之間，粗爲論別，爲考史者要覽焉。

魏文禮賢，其可考見者，略如上述。其間有二端，深足以見世局之變者，一爲禮之變，一爲法之興。何言乎禮之變？當孔子時，力倡正名復禮之說，爲魯司寇，主墮三都，陳成子弑君，沐浴而請討之。今魏文以大夫僭國，子夏既親受業於孔子，田子方段干木亦孔門再傳弟子，曾不能有所矯挽，徒以踰垣不禮，受貴族之尊養，遂開君卿養士之風。人君以尊賢下士爲貴，貧士以立節不屈

爲高。自古貴族間互相維繫之禮，一變而爲貴族平民相對抗之禮，此世變之一端也。何言乎法之興？子產鑄刑書，叔向譏之。晉鑄刑鼎，孔子非之。然鄭誅鄧析而用其竹刑，刑法之用既益亟。至魏文時，而李克著法經，吳起債表徙車轅以立信，皆以儒家而尚法。蓋禮壞則法立，亦世變之一端也。

劉向別錄云：「刑名者，循名以實實，其尊君卑臣，崇上抑下，合於六經。」得此中之消息矣。國策：「安陵君曰：吾先君成侯，受詔襄王，以守本地，手受大府之憲。憲之上篇曰：子弑父，臣弑君，有常刑。國雖大赦，降城亡子，不得與焉。」明董說七國考謂：「此是李愷以前魏國相仍之法。」亦足爲劉說證佐也。要以言之，則由於貴族階級之頽廢，而平民階級之崛起。

四一 公輸般自魯遊楚考

墨子魯問篇：「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，楚人順流而進，迎流而退，見利而進，見不利則其退難。越人迎流而進，順流而退，見利而進，見不利則其退速。越人因此亟敗楚人。公輸般自魯南遊楚，焉始爲舟戰之器，作爲鈎強之備。楚之兵節，越之兵不節，楚人因此亟敗越人。」據此，則越自滅吳，與楚接壤，沿江舟戰，已非一日。初屢越利，逮公輸至楚，而楚乃得勝算也。

公輸與楚惠王同時，孫氏閒詁謂：「史記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，蓋史失之。」今考：楚世家云：「惠王十六年，越滅吳。四十二年，楚滅蔡。四十四年，楚滅杞。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。」

淮北，楚東侵廣地至泗上。」此即惠王時與越戰事，豈得謂史失之？江淮北者，正義謂：「廣陵縣徐泗等州也。」則楚之東侵，邊江沿淮，皆不能無水戰。然則公輸之遊楚，宜在惠王四十四年前矣。越世家：「句踐已平吳，乃以兵北渡淮，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。已去，渡淮南，以淮上地與楚，歸吳所侵宋地於宋，與魯泗東方百里。」此與楚世家所載絕異。一謂越以淮上地與楚，一謂楚東侵廣地至泗上，一在句踐時，一在句踐卒後二十年。志疑引顧氏大事表，力辨句踐棄地之不可信。然以繫之楚世家東侵廣地之下，而曰越世家亦云以淮上地與楚云云，兩事併爲一談，實爲疎失。蓋其誤始裴氏集解，而顧氏梁氏不能辨也。參讀考辨第三十五。

汪中墨子序云：「檀弓下，季康子之母死，公輸般請以機封，此事不得其年。季康子之卒，

在哀公二十七年。按康子於哀三年始見傳。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，般固逮事惠王。」今假定公輸生於魯哀元

年，康子母死，公輸年當二十許。檀弓：「康子母死，公輸若方小，斂，般請以機封。」鄭注：「般，若之族。」劉端臨經傳小記云：「若疑般之字。」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從之，曰：「鄭公子班字

子如。廣雅：如，均也。孟子：若是班乎，趙注，班，齊等之貌。是班亦均也。公輸般即孟子離婁篇注所謂魯班也。漢書揚雄傳：般僅棄其劓劓兮，顏注般讀與班同。公輸班字若，與公子班字子如同義，若猶如也。」今按檀弓既云公輸若方小，則其時般

年決不在二十以上。至楚惠王四十四年，公輸年當五十，至遲不踰六十也。楚既得志江淮之北，般以有功見

用，遂獻攻城之器而圖宋，則爲惠王四十五年以後事矣。

四二 墨子止楚攻宋考

墨子止楚攻宋，本書不云在何時。鮑彪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，閒詁譏其疎謬。余考攻宋之

謀，自公輸之製雲梯。而公輸來楚，在惠王四十四年前，其獻雲梯，則在四十四年東侵得志之後。何者？楚既廣地至泗上，遂北向而窺宋，此自地理言之而可信也。且證之墨子書。公輸篇云：「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，將以攻宋，子墨子聞之，起於齊，畢云：「呂氏春秋愛類篇云，自魯往，是。」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，見公輸般。」則墨子來楚，與公輸初相見，正楚方圖宋之時也。又魯問篇：「公輸子謂子墨子曰：吾未得見之時，我欲得宋。自我得見之後，予我宋而不義，我不爲。」此公輸與墨子事後之談。公輸既不欲宋，必不復思侵越，此製鈎強在製雲梯之先也。又「公輸子善其巧，以語子墨子曰：我舟戰有鈎強，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？」此尤公輸製鈎強，早在遇墨子之先，故聞墨子論義而以爲詢也。本此三文，公輸製雲梯圖宋在製鈎強破越之後，又斷然矣。故余定楚謀攻宋在惠王四十五年後也。

又考公輸篇：「墨子赴楚，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守宋。」禽子即禽滑釐。備梯篇：「禽滑釐事墨子，三年而後問守道。」孫氏墨子傳略謂：「墨子止楚攻宋，年未及三十，正當壯歲。」則禽子年又當更輕於墨子，而已爲諸弟子長。墨子以早歲即學成行尊，致弟子三百人。又師弟子皆年少，預人國事，疑未然也。余定墨子止楚攻宋時，年不過四十，否則亦不能「百舍重繭」，語見宋策。「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。」呂氏春秋。禽子年三十左右。循是推其生卒年壽，

亦無不合。又魏文侯元年，當楚惠王四十三年，考辨第三七。時子夏年六十二，曾子年六十，子貢若尚在，年七十五，子思年三十四五以上，略當墨子。墨子與曾西、顓孫子莫、田無擇相比伍，而或稍前。而已與其前輩子夏、曾子抗顏，爲並世大師。禽子年未及三十，爲弟子領袖。當時儒墨情勢，約略如是。

又按：余知古渚宮舊事卷二：「楚惠王五十年，墨子至郢，獻書惠王，王受而讀之，曰：良書也，寡人雖不得天下，樂養賢人。墨子辭，曰：書未用，請遂行矣。將辭王而歸，王使穆賀以老辭。」孫詒讓墨子閒詁謂：「余書乃本墨子貴義篇，而今貴義篇文則已多脫佚。其云五十年，亦疑本墨子舊注。」余謂墨子止楚攻宋，與其獻書惠王，蓋一時事。初本爲止楚攻宋而來，楚既聽其說，乃獻書期大用。既不得意，乃遂歸魯。其事至晚不踰惠王五十年，則差可定也。

又按：楚曾侯鐘文：「惟王五十有六祀，徙自西陽。楚王能章作曾侯乙宗彝，寘之於西陽，其永時用享。」積古齋鐘鼎款識曰：「能通熊。左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都。漢志若屬南郡，注云：楚畏吳，自郢徙此，後復還郢。師古曰：春秋傳作都，其音同。此云徙自西陽，當卽自都還郢之時。西陽漢志屬江夏郡，去都甚近。」林春溥戰國紀年據此，定楚還遷郢，在惠王之五十六年。今按：昭王自郢遷都，其後並無還郢事，漢志誤也。參讀考辨第一二七。史記楚世家：「惠王以四十

二年滅蔡，四十四年滅杞，東侵廣地至泗上。」時方大啟疆土，北爭中原，決無南遷舊郢之理。漢志江夏郡西陽，王先謙補注引清一統志：「故城在今黃岡縣東」，則於都不能謂近。自都還郢，亦不過此。竊疑曾侯鐘之西陽，不當以漢志西陽爲說。史記楚世家昭王十二年去郢，北徙都。正義引括地志：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，在故都城東五里，此故都疑指鄢。郢言。水經沔水注：沔水過宜城縣東，故城鄢。郢之舊都，沔水又經都縣故城南，古都子之國也。縣北有大城，楚昭王爲吳所迫，自紀徙都之，卽所謂鄢。都廬羅之地也。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謂鄢，楚之別都，後楚徙郢於都，兼稱鄢。郢。楚又嘗自都徙鄢，踰年而復。竊疑楚自昭王遷都，自後又徙鄢，遂稱鄢。郢，絕無重返江陵舊郢之事。而都亦不得稱鄢。郢，高說復誤。宜城有西山，楚先王冢墓所在，此西陽殆卽指宜城西山之陽而言。或楚都屢徙，而要不出此鄢。都廬羅之區，則可斷言也。參攷考辨 第一二七則墨子十日十夜自魯至郢，亦宜城之郢耳，固未深歷江漢奧區，達於江陵之郢也。路史楚文都南郢，卽江陵，又謂故郢。昭王避吳遷都，今宜城，爲北郢，卽郢州。惠王遷郢，在宜城。鄢非久都，故惠王沒，墨翟重實趨郢。此謂惠王遷鄢，是也。而不知墨子至郢，正卽鄢郢，非南郢，則路史復誤。又墨子晚年居楚魯陽，漢志在南陽郡。清一統志故城今魯山縣治。其地在方城之北，河南之中部。然則墨子居楚，其足跡亦未遠離中原，而至江域也。
墨子時越都鄢郢，則墨子弟子遊越，亦未遠涉江南。

四三 三晉始侯考

史記楚世家：「簡王八年，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。」而年表無之。年表：「楚聲王五年，魏韓趙始列爲諸侯。」而世家無之。考之魏世家云：「魏文二十二年，魏韓趙列爲諸侯。」趙世家云：「烈侯六年，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，追尊獻子爲獻侯。」韓世家云：「景侯六年，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。」周本紀云：「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命韓魏趙爲諸侯。」燕世家云：「釐公立歲，三晉列爲諸侯。」皆與年表楚聲王五年之說合。故後人多信是歲爲三晉始侯之歲，而不取簡王八年之說。然余考魏文年代，史表皆誤移在後。楚簡王八年，正當魏文侯二十三年。今史表誤作魏文元年者，魏世家云：「魏文以二十二年爲侯。」則二十三年，乃稱侯後之元年。如秦本紀秦惠文王以十三年戊午稱王，詳考辨第一〇〇而明年更爲元年也。今史記誤以稱侯更元之年爲魏文元年，遂誤遺其前之二十二年。猶如以梁惠王徐州稱王更元之年爲魏襄王元年，而誤遺其後之十六年也。兩事本一例，惟後事之誤，自和嶠荀勗以來，往往能言之，而前事則千古未有能道其誤者。今即本史記爲說，以證史記致誤之由，而後紀年與六國表之得失，可以爲定論。然則楚簡

王八年，特爲魏文稱侯之元年，而史誤以爲魏文侯趙桓子韓武子始列爲諸侯者，猶如徐州之會，僅齊、魏相王，而魏世家誤以爲諸侯之相王也。桓子武子皆稱子，即未稱侯之證。史既誤以魏文稱侯之元爲始立之元，誤後二十二年，遂以文侯爲桓子之孫，又下割武侯十年爲魏文之年。凡此皆本楚世家一語痕跡，而可推尋爲證者。

至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命三晉爲侯之說，考之燕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智伯滅在燕成公二年，威

公十六年卒，

此語據史記，而索隱無文，知紀年與史記合。

文公二十四年卒，簡公立十三年，而三晉命邑爲諸侯。」核計其

年，正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。則紀年與史記合。前二十二年，魏已爲侯，此又稱三晉命邑爲諸侯

者，猶如魏齊會徐州相王之後，魏韓又相王，又有五國相王也。然韓世家索隱云：「韓景侯，紀

年及世本皆作景子。」則韓猶未稱侯，此後三年景子卒，其子列侯乃稱侯。此或如趙武靈王時，

五國相王，趙在其內，而趙獨不稱王，此由武靈年少新立，特以沽譽。參讀考辨第一〇五。而韓則勢最微

弱，故稱侯亦獨遲也。

韓世家云：「與趙、魏俱得列爲諸侯。」措辭亦顯有分別。

水經注引紀年：「晉烈公十二年，王命韓景子、趙烈子、翟員伐齊。」是年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

年之前二年，故趙君亦稱子，不稱侯。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云：「魏武侯元年，當趙烈侯之十

四年。」是年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後八年，故趙烈子已改稱烈侯。據此兩事，則趙之稱侯，始自

烈子。獻侯於紀年稱獻子。史記謂追尊爲獻侯，其語不足信。同時魏韓皆無追尊事。又趙世家：「烈侯九年

卒，弟武公立，十三年卒。」梁氏志疑云：「武公前爲烈侯，後爲敬侯，不應武獨稱公。大紀稱

武侯，是也。」然索隱引譙周云：「系本及說趙語者，並無武公事。」而索隱引紀年，烈侯尚有

十四年，見上引。是烈侯並非九年即卒。史載烈侯名籍，烈侯子敬侯名章，獨武公無名，知趙實無此

君。史公誤說，故不得其名。此例甚多。如魏文侯父無名，（考辨第三七）韓文侯無名，（見下節）是蓋烈侯亦

以稱侯後改元，史遂誤分爲兩人耳。若然，則烈侯以六年立爲侯，應在七年。改元，何以史記之

誤。又爲九年與十三年乎？今按趙世家又云：「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。」此中山武公乃魏文侯滅

中山而復封者。詳考辨第五十四。趙獻侯十年尚在魏文伐中山之前，此必誤。或係趙烈侯之十年，史公不深

考，遂誤疑是年爲趙武公元，又誤移中山武公初立於獻子之十年也。此兼采近人楊寬說。余考魏文侯召太子

擊，改封少子摯於中山，應在趙烈侯之七年。考辨第四十六。而此又稱烈侯之十年者，乃至是中山始正式

復國，列爲諸侯，故以是年爲中山武公之初立也。

又按趙世家：「烈侯太子章立，是爲敬侯。其元年，武公子朝作亂，不克，出奔魏。趙始都

邯鄲。」六國表略同。又云：「是年魏襲邯鄲，敗焉。」魏世家稱：「趙敬侯初立，公子朔爲亂不勝，奔魏，與魏襲邯鄲，敗

而去。」單稱公子朔，朔朝形近，未審孰誤。然並不謂其乃前君之子，似較趙世家爲得實。然則

今趙世家武公子朝亦因前武公而誤。

今史表韓景侯列侯文侯，趙烈侯武公敬侯，兩國三世六君，元年皆同，無如此巧合事。

又按史記韓世家：「武子卒，子景侯立。」索隱云：「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，名虔。」此

景子時，韓未稱侯之證。又云：「景侯卒，子列侯取立。」索隱云：「系本作武侯。」「列侯

卒，子文侯立」，索隱云：「紀年無文侯，系本無列侯。」今考史記世本紀年三家異同，則史記

失景侯名，故索隱引世本紀年補之。今世家云：「子景侯立。景侯虔元年。」下處字疑後人補入，非本文。史記已載列侯名，故索隱不復引

世本紀年。史記又失文侯名，而索隱亦不引世本紀年以補者，知世本紀年同無此名也。然則其時

韓君實止兩人，一名虔，即景子。一名取，則史記之所謂列侯與文侯，亦即世本之所謂武侯也。

戰國時一君兩諡三諡者頗有之。如韓宣惠王即威侯，考辨第一楚頃襄王又稱莊王。考辨第一則史記之

韓列侯文侯，與世本之武侯，實即紀年之列侯一人也。今史表分作兩人者，蓋亦由其稱侯改元而

誤。然則今表列侯元年，乃其君即位稱元之年。文侯元年，乃其君稱侯改元之年。是年正齊田和

始立為侯之歲。前一年，田和會諸侯於濁澤，蓋韓人亦於此會後與田齊同時稱侯也。

又是年趙敬侯初立，內亂。

魏趙不睦，或魏引韓為重，而助之稱侯。然則三晉之侯，魏最先，趙次之，韓又次之。周威烈二十三年，特趙人始侯年。

其前二十二年，魏已稱侯。其後十六年，韓始稱侯。此三晉稱侯之始末也。史記楚世家簡王八

年，乃魏事，聲王五年，乃趙事，獨韓最微弱，故其稱侯不見於他國之載述焉。

附韓武子以下史記世本紀年三家異同

史記	紀年	世本
景侯	景子	景子虔
列侯取	列侯	無
文侯	無	武侯

又按：呂氏春秋下賢篇稱：「魏文侯好禮士，故南勝荆於連隄，東勝齊於長城，虜齊侯，獻諸天子，天子賞文侯以上聞。」梁曜北云：「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，上聞舊本作上卿，訛。史漢范滎傳上聞爵，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。張晏曰：得徑上聞也。晉灼曰：名通於天子也。」今按：勝齊長城事，即水經引紀年翟員帥師伐齊入長城者也。參讀考辨第四〇，又考辨第五六。自是以往，周室震於魏文之威，賜以上聞之禮，故魏史誇之，於是役也，曰王命。而史記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三晉命爲侯，蓋是年當魏文侯四十四年。其前二年，即勝齊長城之歲。賜以上聞，或即命爲諸侯矣。校其年，亦合。

又按：魏勝齊長城，當齊宣公卒，康公立。虞齊侯獻諸天子之說，恐無據。

四四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考

史記鄒陽傳云：「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。」

漢書鄒陽傳作子冉，誤。

考子罕有二人。一在春秋魯襄公

時，呂氏春秋召類篇，稱其「相平公元公景公，以仁節終其身」者也。其事迹詳左傳。一在戰國初

年，韓非

二柄，外儲右下，說疑，諸篇。

李斯

上二世書，見史記本傳。

韓嬰

詩外傳七。

劉安

淮南道應。

劉向

說苑君道。

諸氏書，言其刼君而擅

政者也。韓非內儲，「皇喜與戴驪爭權，遂殺宋君而奪其政」，左傳子罕樂喜字，則此子罕乃皇

喜字也。殺者，孟子殺三苗於三危，虞書作竄。左昭元，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，注：蔡，放也。

殺蔡互通，謂竄逐放之耳。子罕刼君當爲昭公。宋前後亦有二昭公。韓詩外傳六，賈子先醒篇並

有昭公出亡反國事，皆指後昭公言。而高誘注呂覽，謂春秋時子罕殺宋昭公。見召類。此當由戰國時

子罕與後昭公同時，擅權逐君，高氏誤記，遂謂在春秋時也。梁玉繩呂子校補則謂高誘注子罕殺昭公爲無據。據此則墨翟當與

宋後昭公同時。史記孟荀列傳：「墨翟爲宋大夫。」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。孫詒讓則斷爲正在昭

公時。年表昭公薨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。孫氏墨子年表云：「疑昭公實被放弑，墨子之囚，殆其

末年事。」余考昭公末年在周威烈四年，去墨子止楚攻宋已踰二十年。墨子若仕宋，應卽在止楚

攻宋後。子罕劫君擅政，並不在昭公之晚節，則宋囚墨翟，烏見其必在昭公之末年乎？大體在昭公三十一年以後，則頗可定也。

四五 宋昭公末年在周威烈王四年非二十二年辨

宋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，年表作六十六。據左傳宋景卒在魯哀二十六年，是四十八年卒也。其明年，爲周定王元年，昭公之元當在此年。年表書於齊宣公六年，周定王之十九年，誤後十八年。昭公在位四十七年，年表宋家並同。則卒年當在威烈王四年。年表在威烈二十二年，亦誤後十八年。孫氏墨子年表昭公已移前至周定王元年，而仍舊於威烈王二十二年書昭公薨，則昭公在位六十五年矣，是又誤多十八年也。此屬孫表疏忽，今依志疑駁正。

又按：謚法恐懼永處曰悼，如晉悼公楚悼王，其前一君皆被弑，詳考辨第三十五。昭公後爲悼公，則此

昭公疑實爲被弑之君也。韓非外儲說右謂：「子罕殺宋君而奪政」，說疑云：「子罕弑其君」，則昭公之被弑信矣。又內儲說下：「皇喜殺宋君而奪其政」，皇喜卽子罕。而韓詩外傳賈子新書皆曰：「宋昭公出亡，革心易行，晝學道而夕講之，二年，美聞於宋，宋人迎而復位，卒爲賢

君，謚爲昭公。」則又若昭公非被弑者。就其在位之久，或先被逐，而又得反國，而終見弑，如魯哀公之見逐於季孫氏，雖反國而終不得其善終也。詳考辨第三十五。韓嬰賈誼皆漢人，恐可信不如韓非書。戰國以來，宋以弱小，史料殘缺，蓋不可得而詳定矣。

四六 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擊生非子營生魏徙大梁乃

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

閻若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，論紀年不足信，舉兩事。一曰：「紀年云：惠成王六年，徙都大梁，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，公孫鞅未相，公子卬未虜，地不割，秦不偪，魏何遽遷都以避之？」又曰：「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營生於文侯二十五年辛巳，三十八年文侯卒，武侯立，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，是年已三十。若如紀年，文侯五十年卒，武侯二十六年卒，以生辛巳計之，惠王元年，已五十三。立三十六年卒，已八十八。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，不一百四歲乎？紀年不可信如此。」今按：紀年與史牴牾，閻氏以史說繩紀年，宜其不可通也。余考魏滅中山，在文侯四十一年，詳考辨第五十四。其時子擊尙年少，故文侯見中山使者趙倉唐，而曰中山君長短若何也。韓詩外傳

說苑

疑史書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筮者，是年實子擊生。史公既博採雜說，誤謂伐中山在十七年，而

子擊之生轉在其後，顯屬舛乖，故乃謂子擊又生子筮也。其實擊生於文侯之二十五年，至四十一年滅中山，擊年十七，始守中山。後三年，倉唐爲使，則擊年二十左右。其少子摯韓詩外傳作訢，此從說苑。當

年滅中山，擊年十七，始守中山。後三年，倉唐爲使，則擊年二十左右。其少子摯韓詩外傳作訢，此從說苑。當

十五六以下，正舐犢愛厚時矣。是年召子擊，改封子摯，卽中山武公也。詳考辨第四三又五四。據此則武侯年

二十六始立，立二十六年，五十二歲而卒。至惠王年歲無可考。惟武侯之卒，猶未立嫡，惠王與

公中緩爭立，在位又五十二年，則其卽位在壯歲可知。此不得謂紀年之誤。

其前一事，細按知亦史誤。惠王十八年，魏圍趙邯鄲，齊救趙。孫臏教田忌曰：「救閫者不

搏城，形格勢禁則自解。今梁趙相攻，輕銳竭於外，老弱罷於內，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據其街

路，衝其方虛，彼必釋趙而自救。」魏志王昶傳，高貴鄉公三年三月，王昶增。則其時魏已都大梁也。若猶

在安邑，大梁乃外鄙，何爲釋其久圍必得之趙，而渡河遠救乎？世家魏徙大梁在三十一年，而三

十年魏伐韓，齊田忌救韓，亦直走大梁。龐涓太子申去韓還救，涓死申虜。語均詳孫吳初傳。此又情勢之至

顯者。使大梁非魏都，何以大將太子傾國奔救，若此之惶促耶？通鑑於此兩役，皆云直走魏都，

易去大梁字，蓋亦已疑史說之不可通。而不知史言大梁固不誤，特誤於不知其時大梁之已爲魏都

耳。又秦紀：「孝公十年，卽魏惠十九年。衛鞅爲大良造，將兵圍魏安邑，降之。」年表商君傳均載此

事，而獨不見於魏世家。蓋安邑魏都，其君在焉，豈得圍而便降？而徙都猶在十二年後。殆史公亦自知其不可安而滅去之者。通鑑於周顯王十七年書秦大良造伐魏，不書安邑降秦，亦爲魏世家所惑。志疑覺其不可通，而謂安邑乃固陽字

誤，日知錄亦謂是字誤，然不應三處皆誤也。則亦曲爲彌縫，而不悟其破綻之不止於此也。又秦策：「魏伐邯鄲，因退爲逢

澤之遇。」此即齊策說閔王篇從十一諸侯以朝天子事。詳考辨第八三。通鑑：「顯王二十六年，秦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。」胡注引括地

志曰：「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。」據此則逢澤近大梁。秦策云：「退爲逢澤之遇」，知其時魏已都大梁。否則渡河而南，遠至逢澤，何云退？故知史記三十一年徙都大梁之說必誤，不得據以疑紀年也。且其前趙徙邯鄲，韓徙鄭，亦豈得以見逼而遷爲說？又是年與秦戰敗少梁，公叔見虜，卽謂見逼而遷，亦正合情事。閔氏考古精博，而論孟子年歲多疏。以自來治先秦史，多不信紀年，閔氏亦未能免也。

胡肫明論紀年，謂：「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，往往稱諡以記當時之事。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，晉獻公會虞師伐虢，滅下陽，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，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，倣經例而爲之，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。」閔若璩則謂：「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：二十九年五月，齊田盼伐我東鄙，九月，秦衛鞅伐我西鄙，十月，邯鄲伐我北鄙，王攻衛鞅，我師敗績。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？與春秋曷異乎？」今按二氏說皆是也。蓋紀年於戰國事多可信。

據春秋以上，容多傳聞異說，不可信者。正由戰國時事，乃出當時史官據實而書，其前則由雜探他書傳說而成故也。呂東萊大事記亦云：「竹書蓋魏國當時之史，其載前世治亂，雖多訛謬，至於書戰國事，必可信。」此論最確。

余既辨史記魏世家梁惠王徙都在三十二年之誤，其後得讀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真，則已先辨

之，而其論有余所未及者。謂：「惠王之徙都，非畏秦也，欲與韓趙齊楚爭強也。安邑迫於中條太

行之險，不如大梁平坦，四方所走集，車騎便利，易與諸侯爭衡。趙之去耿徙中牟，又徙邯鄲，

志在滅中山以抗齊燕。韓之去平陽徙陽翟，又徙新鄭，志在包汝潁以抑楚魏。豈皆爲避秦哉？東

周策：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，齊王大發師以救之，秦兵罷。齊將求九鼎，顏率曰：夫梁之君臣，

欲得九鼎，謀之暉臺之下，沙海之上，久矣。鼎入梁，必不出。暉臺沙海，皆大梁地。按元和志：一沙海在汴

州開封縣北二里。是時爲東周惠公。惠公薨於梁，惠王十一年，則梁之徙都在前，彰彰明矣。本書三十一

年，爲大溝於北郭，以行圃田之水。傳聞者乃以爲溝之歲爲遷都之年，而史遷又巧爲安邑近秦之

說，遂不知竹書之爲實錄矣。」據朱說，魏徙大梁年，自以紀年爲信。惟水經渠水注漢書高帝紀

注引紀年，皆作「六年四月甲寅，徙都於大梁」，而史記集解孟子疏引，皆作九年，兩說相歧。

朱氏據水經注編入六年，余則依索隱定在九年，此其異。

余草諸子繫年稿粗定，乃博涉諸家考論紀年諸書以相參證，最後惟雷氏學淇紀年義證未得

見。雷氏書亦能辨紀年眞僞，當與朱氏存眞輯校同列，非陳氏集證以前諸賢之見矣。然余猶得讀其介菴經說，略窺一斑。其論孟子時事，蓋亦得失參半。粗具涯略，未盡精密。而論魏徙大梁，則其說猶在朱氏存眞之前。朱氏之說，雷氏又復先言之。茲再鈔錄，以見考古之事，雖若茫昧，而燭照所及，苟有眞知，無不同明，有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者，而亦所以志余之陋也。雷氏之言曰：「魏徙大梁之說，當從竹書。魏之遷都，不必定因秦虜太子，地東至河，逼近安邑也。戰國時，秦及韓趙皆嘗遷都，豈皆有所逼乎？且世家謂襄王五年，始予秦河西地，七年，始盡入上郡於秦。是惠王三十一年時，秦地亦未嘗東至河也。若云遷都之歲，秦實虜其太子，則年表亦有九年與秦戰少梁，虜我太子之說，此史遷之所以誤此爲彼歟？考竹書九年遷都後，與趙榆次陽邑，發逢忌之數以賜民。韓人來伐，軍於皐澤，王與釐侯會於巫沙。十三年，又歸鄭侵地，釐侯數來朝。二十八年，齊敗我馬陵。三十一年，爲大溝於北郭以行圃田之水。」按惠王十年先已入河水于圃田，又爲大溝而引圃水，見水經。

渠水注。顧棟高云：「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。」此實皆九年遷都之證。蓋惠因遷都而睦鄰惠下，韓疑其逼近相並，故來伐。卽史記敗韓於澮之事也。澮卽鄆水皐澤，乃韓梁界上之地，今在尉氏西南。韓旣敗而就趙，遇於上黨，原注：見趙世家。使爲解和，故與釐侯會於巫沙也。馬陵之戰，國策稱申爲梁太子。史記謂齊使田忌將而直走大梁，龐涓聞之，去韓而歸。設非九年遷都，此何以云耶？蓋子長誤以三十一年公

子。叩。之。事。爲。虜。太。子。痤。又。誤。以。三。十。一。年。北。郭。之。役。謂。即。遷。都。也。」

原注：索隱疑遷都當在二十九年師敗於秦之後，亦誤。遷都在四月，敗在十月。

越一年，得見雷氏義證寫本，其議論與經說大同。

雷氏義證初無刻本，其家以稿本送北京大學蔡子民校長，請求傳刻，由象山陳漢章教授爲之校字。余見其稿於北平圖書館，遂寫一通。嗣爲排印流傳。適值抗戰軍興，遂不及有所題識也。

余復節錄十數條，散入諸篇，間加商訂。又越月，得見其考訂十四卷，議據略同，而不如經說義證之詳。

又按：謂史記誤以北郭之役爲徙梁之年，周廣業孟子四考亦先言之。

余又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亦辨此事，謂：「史記魏世家惠王九年，與秦戰少梁，虜我將公孫座，而年表則曰虜我太子，蓋誤以是年虜公孫座之事爲世家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叩之事，因又誤以是年徙都大梁之事移於三十一年。」此說亦與雷氏相似，皆主梁於九年遷都也。再觀於雷氏陸鄰惠下，韓疑逼來伐之說，則遷梁之年，固當以九年爲定。

又閱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，謂六年之說，與近本在顯王四年者同，當從之。然今本或自據水

經注漢書定在六年。今本之去取，不足卽爲九年六年說之定讞。

又按漢書地理志魏縣，應劭曰：「魏武侯別都。」王先謙補注引續志：「魏縣故城內有武侯

臺。」元城，應劭曰：「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，因而遂氏焉。」水經河水注：「河水左會浮水

故瀆，昔魏徙大梁，趙以中牟易魏。故志曰：趙南至浮水繁陽，卽是瀆也。」據此，魏之去安

邑，且不自惠王始。武侯已徙魏縣，其公子元食邑元城，亦正與武都密邇。至惠王益徙而南，遂

越大河而居梁。趙以中牟易其故都。決不爲避秦而徙，益以顯矣。

中牟有河南河北兩處。河南中牟近大梁，時蓋趙地，故以易之魏也。

又按水經濁漳水注：「鄴，本齊桓公所置也。故管子曰：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。後屬

晉，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，故曰魏也。」然則魏文初年，先會都鄴矣。

西門豹治鄴，屢見稱述。魏世家卜相一文，「西河之守，臣所進

也。君內以鄴爲憂，臣進西門豹。」於鄴稱內，正以其爲魏都。故寰宇記（卷五十五相州下）云「史記曰，魏文侯出征，以西門豹守鄴」，卽爲魏都也。而魏策「西門豹爲鄴令，辭乎文侯」云云，淮南子「西門豹治鄴，文侯身行其縣」云云，則似西門豹治鄴，魏文已不居鄴。則或仍居安邑。要之其時諸侯都邑，遷徙無常，又不一其居，固不得以後世之事相比例。漢志謂魏終自魏徙安邑，至惠王而徙大梁，其實亦疏說耳。

秦策：「汾水利以灌安邑，絳水利以灌平陽。魏桓子、韓康子肘足接于車上，而智氏分。」則魏至桓子時固尚居安邑。

方氏通雅云：「趙自晉獻賜趙夙耿，趙襄子

居原，簡子居晉陽，獻侯居中牟，敬侯元年始都邯鄲。」屢遷其居，正與魏似。

又濁漳水注同條引紀年曰：「梁惠成王元年，鄴師敗邯鄲師於平陽。」考之魏世家：「武侯

卒，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。公孫頤謂韓懿侯曰：「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，今魏罃得王錯，挾上

黨，固半國也。因而除之，破魏必矣。」懿侯說，乃與趙成侯合軍伐魏，戰於濁澤。

雷氏義證云：「濁澤近安邑。括地志

所謂濁水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者也。」

魏氏大敗。趙欲立公中緩，割地而退。韓欲兩分魏。趙不聽，韓不說，以其少卒

夜去。」索隱云：「紀年武侯元年，封公子緩。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。」

水經沁水注，路史國名紀皆作蔡。索隱作蔡，乃字誤。司馬

彪郡國志「山陽有鄴城。」京相璠曰：「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鄴城。」雷氏義證云：「今故址在河南修武縣西北界上。」

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。

義證云：「濁陽趙邑，卽上濁漳水北之邑名也。」

七年，

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，是說此事也。」王氏竹書輯校云：「武侯元年，當作惠成王元年，據本文

自明。」余考魏武侯立年二十六，公子緩又惠成王弟，誠不能於武侯元年封。王氏辨是也。竊疑。

惠王元年封綏蓋居鄴，而惠成王則居安邑。一爲文侯武侯舊都，一則魏絳以來所居。東西分踞，對抗之勢已成。故公孫頌謂其挾上黨，固半國也。七年，公子綏如邯鄲作難，雷氏考訂謂是七月之誤。惠成王封綏七月而綏與趙謀，結韓伐魏，欲殺轝自立也。惠王封綏本出不獲已，非情欲封之。云鄴師，正指公仲綏而言。否則紀年魏史，不應自稱本朝爲鄴。韓人主兩分魏地，雖不能行，而綏之與轝固已東西對峙，儼若兩國。公仲綏居鄴近趙，趙主立綏，無緣相攻。蓋韓以與趙不合而去，魏惠遂得敗趙鄴之師。疑水經注所引，當作敗鄴師邯鄲師於平陽。後漢郡國志鄴有平陽城。水經濁漳水注：「漳水又逕平陽城北」，卽此。義證：「平陽故址，在鄴城西北二十五里。」是平陽卽在鄴。趙鄴之聯軍既敗，惠王乃得固其位。世家所謂：「惠王之所以身不死，國不分者，二家謀不和也。」二家謀不和，明指趙韓而言。趙韓聯軍，故先敗魏於濁澤及葵。及韓退而趙敗，魏以得全，然亦未能並鄴。自是魏縣鄴城終入於趙，魏不得復有之。卽水經河水注所謂：「魏徙大梁，趙以中牟易魏」也。而此後韓與惠王睦，魏乃修宿仇，卒拔邯鄲，胥於此種其因。此雖推測之辭，亦差可補逸史之闕文。而鄴之曾爲魏都，亦可藉作助證也。

陳氏集證亦疑水經注此條，而云「原文當作敗鄴師邯鄲師於平陽」，則未是。雷氏義證謂「邯鄲之師取道於鄴而歸，鄴之守令要而擊之」，更屬強說。又按太平寰宇記卷五十五引竹書紀年云：「梁惠成王敗邯鄲之師於平陽」，足爲我說之證。

又按魏世家：「武侯二年，城安邑王垣。」索隱引紀年：「十一年，城洛陽及安邑王垣。」

朱右曾紀年存真云：「洛陽當作洛陰。史記文侯攻秦，還築雒陰是也。故城在陝西同州府大荔縣西。安邑故城在山西解州夏縣北。王垣故城在山西絳州垣曲縣西。徐文靖統纂「洛陽疑當作汾陽」，不如朱說爲審。蓋皆邊秦兵爭之地，故爲城之。」此亦足證其時魏都決不在安邑。否則當時史官，亦不如此爲記。

四七 魯繆公元爲周威烈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

史記魯世家載魯哀公以下列君年數，與年表多異。而曰：「平公立時，六國皆稱王。平公十二年，秦惠王卒。文公七年，楚懷王死於秦。頃公二年，秦拔楚之郢。」皆據秦事爲說，其語或本之秦記。余爲之考其異同得失，而知世家之可信，年表之不可依也。惟世家於悼公稱三十七年，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本云悼公卽位三十年，乃於秦惠王卒，楚懷王死年合。」今自秦惠王卒年上推，悼公當得三十一年，乃符。疑集解本作三十一年，而今本誤脫之。今定悼公元甲戌，三十一年終甲辰。元公元乙巳，二十一年終乙丑。翌年丙寅，爲魯繆公元，則威烈王之十一年也。較今年表移前八年。

史載子思年六十二，而繆公元年，距孔子卒已七十五年。卽依今世家，較年表前兩年，亦七十三年。子思生，孔子未

死，何及爲繆公師？卽謂伯魚遺腹生子思，年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誤，然子思之卒，至晚亦在繆公六年八年間耳。繆公初元，子思年已踰七十矣，而孟子猶謂：「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」，其事頗難信。又繆公子思同世既不久，何以爲後人稱述如此？今若移前繆公元八年，則諸疑可釋。

又檀弓：「陳莊子死，赴於魯。魯繆公召縣子而問。」余考陳莊子卒，在齊宣公四十五年。詳考辨第五一。依年表，繆公元年在齊宣四十九年，相差已四年。卽據今世家繆公元年移前兩年，在齊宣公四十七年，亦與莊子卒歲相隔一年。與檀弓所記皆不符。檀弓魯人，記魯事，又乃七十子弟子。胡寅曰：檀弓，曾子門人。與繆公世隔非遙，不應有誤。若改悼公在位三十一年，則繆公元乃齊宣公四十一年，田莊子卒，乃繆公之五年。

上舉兩例，證今世家悼公三十七年，實不如作三十一年爲審。其他論魯世家記魯君年數可信諸證，散見於後，此不並著。參讀考辨第一〇六，一一二，一五三，一五四，諸篇。

四八 魯繆公禮賢考

繆公禮賢，屢見於孟子之稱述。然捨此則無考。茲姑據孟子書，列其梗概如次：

曾申

陸德明經典釋文：「曾申字子西，曾參之子。」趙岐朱子以曾西爲曾子孫，誤。困學紀聞有辨。雷學淇介菴經說：

「曾西乃曾子次子也。」按長子乃曾元。禮記檀弓：「穆公之母卒，使人問於曾子。對曰：『申也聞諸

申之父，曰：『哭泣之哀，齊斬之情，饘粥之食，自天子達。』是穆公時曾參已死。」穆公元年參在當年

九十一。吳起仕魯，正在穆公初年。史記吳起傳：「起事曾子，母死不歸，曾子薄之，而與起

絕，起乃之魯，事魯君。」劉向別錄記左傳源流云：「左邱明授曾申，申授吳起。」則起

師申，非師參也。惟呂氏當染篇云：「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，田子方學於子貢，段干木

學於子夏，吳起學於曾子」云云，則起又師參，非師申。通鑑亦云：「起事曾參。」今以吳起年世校之，

呂氏殆誤。

又按闕里文獻考：「曾子年七十而卒。」若其說而信，則曾子卒年，應爲魯元公之元年。

黃式三周季編略依文獻考定在周安王四年，誤也。據檀弓，子夏設教西河而喪明，曾子尙

在。曾子卒當魏文侯十二年，亦近是。下距吳起仕魯尙二十外，起不及事曾子，亦可於

此而斷。又檀弓：「曾子卒，樂正子春與曾元曾申同侍。」

子思

孟子曰：「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。繆公之於子思，亟問，亟饋鼎肉，子思不悅，於卒也，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曰：『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』」又曰：「繆公亟見於子思，曰：『古千乘之國以友士，何如？』子思不悅，曰：『古之人有言曰，事之云乎，豈曰友之云乎。』」則繆公之敬子思，與子思之高自位置，俱可見。孔叢子云：「曾子謂子思曰：『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，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，而猶聖道不行。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，無乃不容乎？』子思曰：『時移世異，各有宜也。當吾先君，周制雖毀，君臣固位，上下相持，若一體然。夫欲行其道，不執禮以求之，則不能入也。今天下諸侯，方欲力爭，競招英雄，以自輔翼。此乃得士則昌，失士則亡之秋也。』伋於此時，不自高，人將下吾。不自貴，人將賤吾。舜禹揖讓，湯武用師，非故相詭，乃各時也。」孔叢僞書，固不可信。曾子從遊，亦在孔子歸魯之後。然其論足以徵儒家稱禮之推移，行己之不同，發明世局之變。故坩著焉。

公儀休

相繆公。涓子髡曰：「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爲政，子柳子思爲臣，魯之削也滋甚。」今

按：年表：「齊宣公四十四，伐魯莒及安陽，四十五，伐魯取都，四十八，取魯郕。齊康公十一，伐魯取最，韓救魯。康公十五，魯敗齊平陸。康公二十，伐魯破之。」皆值繆公

世。

又魏良齋四書客難云：「史記魯悼公時，三桓勝，魯如小侯。悼公卒，季昭子孟敬子見檀弓，三桓猶無恙。不知元公二十一年中，三桓廢與何以大相懸？以通鑑考之，穆公二年，（按實八年）齊田和取成，似孟孫已奔邾。鄒孟則無可考。」按如龔說，三桓衰微，惟存一家，又離魯獨立，則魯之削弱可知。叔孫

士，以高第爲魯相。」博士始見此，其制或亦繆公創之？賈山祖父祛，爲魏王時博士弟子，應在後。魏亦尊儒，則博士本由儒生。宋書百官志：「六國時有博士，掌通古今。」說苑政理篇：「公儀休相魯，魯君死，左右請閉門。公儀休曰：「

云云，似公儀休卒穆公後。」孔叢書有公儀潛，砥行不仕，蓋自公儀休而誤。沈欽韓漢書疏證有此說。

泄柳

孟子曰：「段干木踰垣而避之，泄柳閉門而不內。」魯繆公元年，當魏文侯三十二年。二

人年世正相值，而輩序亦相當也。淳于髡云：「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爲政，子柳子思爲

臣。」鹽鐵論相刺章作：「公儀爲相，子柳子原爲之卿。」盧文弨羣書拾補云：「子原，

說苑雜言篇作子庚，乃泄柳字。」今按：說苑作子思子庚，子庚爲泄柳字，疑或近是。至

子原乃子思字譌。云子柳子原，則子原非柳字明矣。盧說誤也。

申詳

子張子。見檀弓宋翔鳳孟子趙注補述云：「子張姓顓孫，合言爲申也。」孟子曰：「泄柳申詳，無人乎繆公之側，則不能安其身。」今按：孟子既謂泄柳閉門而不內矣，又云此者，將以顯子思之見敬禮，而故加輕重於其間。余又考申詳字子莫，孟子謂之執中無權者，詳考辨第八十一。

墨子

墨子魯問篇：「魯君謂子墨子曰：吾恐齊之攻我也，可救乎？墨子曰：可。吾願主君上尊天事鬼，下愛利百姓，厚皮幣，卑辭令，徧禮四鄰諸侯，敵國而事齊，患可救也。非此，顧無可爲者。」孫詒讓曰：「以時代考之，此魯君疑卽繆公。」今按：孫說是也。其事當在繆公初年。詳考辨第五十七。墨子年德已高，譽聞亦大，故繆公咨以國事。然儒墨既相擯，繆公弗能用，而墨子遂至齊。

南宮邊

呂覽長利篇有辛寬南宮括論於魯繆公前。梁玉繩漢書人表考：「南容卽南宮适，字子容，亦曰南宮縚。适又作括，縚又作韜，魯人。呂覽南宮括見魯繆公，未知卽南宮否。」今考論語：「子謂南容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免於刑戮，以其兄之子妻之。」則南容在孔子

時，年已不甚弱，殆與子貢子賤相伯仲。曾子最幼，魯繆世已不在。魯繆一朝，如子思曾西申詳，皆七十子後，烏宜有南容哉？呂覽所記自誤。說苑至公作辛櫟南宮邊子。人表有南宮邊，正與子思公儀休泄柳申詳魯穆公同時，梁氏僅云見說苑至公，未能據正呂覽之誤，亦其疏。又繆公時有縣子，屢見稱述，亦賢者。

四九 越滅郟乃晉烈公三年非四年六年辨 附 越滅滕考

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晉出公十年十一月，於粵子句踐卒，次鹿郢立。六年卒，不壽立。

十年見殺，朱勾立。三十四年滅滕，路史國名紀注引作朱勾三十年，未能詳定。三十五年滅郟，三十七年朱勾卒。」據

此，越朱勾滅郟，去句踐卒五十一年。鹿郢六，不壽十，朱勾三十五，合五十一。自晉出公十一年後，五十一年，當晉烈

公之三年也。出公二十三年卒，敬公幽公均十八年。出公十二，敬公十八，幽公十八，烈公三，亦合五十一。而水經沂水注引紀年云：「烈公四年，越滅

郟」，此四乃三字之誤。今本偽紀年，越滅郟在周威烈王十二年，上距周貞定王四年勾踐卒，凡

五十一年，是也。是年正晉烈公之三年。而今本偽紀年爲烈公六年，蓋由今本紀年誤以敬公爲二

十二年，幽公爲十年故也。參讀考辨第四十三。

張宗泰 孟子 七篇 諸國年表，論紀年於越滅滕事云：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在朱勾三十四年。朱勾立於周貞定王二十一年，孟子無由得與滕君言，是滕非滅於越也。戰國策有宋康公滅滕伐薛之文，又杜預 春秋釋例據世本，以爲春秋後六世，爲齊所滅。今考宋爲齊滅，滕爲宋滅，義得相通，世本較紀年爲有據矣。」余謂楚靈滅陳，蔡，魏文滅中山，後皆復封。滕滅復見，疑亦此例。則紀年之說，亦不爲不可信。

又按，春秋正義：「滕三十世爲楚所滅。」通志：「滕 魯隱公以下，春秋後，至公邱二十一世，爲秦所滅。」宋世家載王偃事，不及滅滕。通鑑於赧王二十九年載齊湣王與魏楚伐宋，殺王偃而三分其地，因載國策滅滕伐薛云云，亦不能定在何年。若依張氏說，則滕殆再滅於宋，而繼分於齊楚兩國者耶？國小史略，無可詳覈矣。

五〇 吳起仕魯考

史記吳起傳：「起，衛人也。好用兵，嘗學於曾子，事魯君。齊人攻魯，魯欲將吳起。起取齊女爲妻，魯疑之。起欲就名，遂殺妻以明不與齊。魯卒以爲將，攻齊，大破之。魯人或惡吳起，

曰：「起猜忍人也，少時以游仕破家，殺其鄉黨謗己者三十餘人，與母鬻臂而盟，曰：『不爲卿相，

不復入衛。遂事曾子。母死，起終不歸。曾子薄之而與起絕。起又殺妻以求將。夫魯小國，而有

戰勝之名，則諸侯圖魯矣。魯君疑之。謝吳起。起聞魏文侯賢，遂去之魏。」今考年表：「齊宣

公四十四年，伐魯莒及安陽，

田齊世家作葛及安陽。志疑云：「安陽皆非魯地，疑有誤。而葛乃莒字之誤。」洪頤煊讀書叢錄云：「項羽本紀行至安陽，索隱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，今宋州楚丘西北

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，其地與魯莒相近。」

四十五年，伐魯取都。」

世家云「取一城。」

齊宣公四十四年，當魯繆公之四年。

史表誤爲魯元十七

年，詳考辨第四十七。

其後三年，爲周威烈王十七年。

吳起爲魏將伐秦，

詳考辨第五十三。

則起之將魯破齊，正在魯繆四

年也。其去魯，至晚在魯繆五年六年間。魯繆雖禮賢，而尊信儒術。觀或人讒起之言，皆本儒道

立說，宜乎魯繆之疑起矣。起至魏，「魏文侯問李克，吳起何如人也？克曰：起貪而好色，然用

兵，司馬穰苴不過。」

穰苴在吳起後，此史公文飾之詞耳。史記穰苴傳及晏子春秋劉向說死皆以穰苴爲景公時，誤也。詳考辨第八十五。

於是文侯以爲將。則文侯雖亦

尊儒，然其用人行政，固與魯繆不同。起仕魯年當近三十，下至楚悼王卒歲，起與俱死，相距三

十一年，則起壽亦且六十矣。韓非說林上：「魯季孫新弑其君，吳起仕焉，或人說之，吳起乃去

之晉。」考諸魯世家，魯君無被弑者。此當指魯哀公，

詳考辨第三十五。

然下距楚悼卒，凡八十七年，吳起

決不若是之壽，亦復與魏文年世不相及。蓋韓子誤記，不足信。

江中經義知新記云：「韓非喻老篇：魯季孫新弑其君，吳起仕。其時蓋當悼公之

世。悼之爲盜，其以此歟？」今按：悼之爲盜，蓋因前君被弑，已詳考辨第三十五。汪說誤也。且據其年代時事亦不合。悼公卒，在周考王四年。（史表誤後八年，詳考辨第四十七。）下距楚悼之死五十六年。循此推算，起之仕楚，已及八十，而觀其治

續，精練強悍，殊爲不類。又韓非書謂吳起卽去魯之管，而悼公卒，當魏文侯十年。（史表尚在魏文前七年。）與余考吳起爲魏伐秦滅中山事皆不符。又其時齊魯交兵事亦無徵。檀弓「悼公之喪，季昭子問孟敬子爲君何食」，觀二子之言，亦見悼公非被弑之君。汪氏說不足據。或韓非書本謂季孫自弑費君，非魯君，則益無考。

五一 田莊子卒年考

史記田齊世家：「田莊子相齊宣公，宣公四十三年伐晉，毀黃城，圍陽狐。明年，伐魯葛及

安陵。明年，取魯之一城。莊子卒，子太公和立。」索隱引「紀年：齊宣公十五年，田莊子卒，

明年，立田悼子。悼子卒，乃次立田和。是莊子後有悼子，蓋立年無幾，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

得錄也。」今按：據史記，田莊子卒在齊宣公四十五年。索隱引紀年，僅明莊子後尚有悼子一

世，未言莊子卒歲有異。又謂悼子立年無幾，此自據紀年爲說。而紀年悼子死在宣公五十年。詳

辨第五十六。若莊子以宣公十五年卒，下至宣公五十年，凡三十五年，豈得謂立年無多？張宗泰竹書紀年校

莊子卒於齊宣公十五年，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，是悼子立三十六年。不悟與立年無多說相舛。朱右曾紀存真亦同誤。故知索隱所引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者，本亦爲四

十五年，而誤脫一四字也。考諸他籍，亦有可證。呂氏春秋順民篇：「齊莊子請攻越，問於和子。

和子曰：先君有遺令曰：無攻越，越猛虎也。莊子曰：雖猛虎也，而今已死矣。」林春溥戰國紀

年云：「田莊子之時，越王死者惟朱勾。而朱勾滅滕滅郟，故有猛虎之喻。」嚴可均三代文以猛虎指句踐，相距太遠，蓋誤。
 今按朱勾卒在齊宣公四十四年，此越朱勾卒而田莊子尚在之證一。檀弓：「陳莊子死，赴於魯，魯人欲勿哭，繆公召縣子而問」云云。魯繆公元在齊宣公四十一年。詳考辨第四十七年表誤後八年。田莊子死，爲繆公之五年。此田莊子死而魯繆已立之證二。
周季編略未能辨證今本索隱之有脫字，而據以校檀弓，謂「莊子乃悼子之誤」，疏矣。朱右曾紀年存真亦與黃氏同誤。
 故知索隱所引紀年，本亦爲四十五年無疑也。
釋史卷百一云：「魯繆公立，在齊宣公四十七年，據檀弓，是無田悼子。」故表列莊子死子和代立於齊宣公四十六年，亦誤。

五二 田齊爲十二世非十世辨

莊子胠篋篇：「田成子弑齊君，十二世有齊國。」鬼谷子亦有此語。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世。田齊世家素隱引紀年：「田莊子卒，立田悼子。悼子卒，乃次立田和。」又云：「齊康公二十二年，田侯刻立。後十年，齊田午弑其君。」則尚有悼子及侯刻，適得十二世，與莊子合。蓋史記誤也。釋文：「十二世，自敬仲至莊子九世，知齊政。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，爲齊侯。」雖亦得十二世，然敬仲奔齊，豈得遽謂有齊國？且莊子文明自成子起算，豈得遠引敬仲？胠篋爲戰國晚世作品，殆已無疑，亦不應捨宣潛以下，而以威王爲斷。卽謂是莊子原書，莊子亦下逮齊宣潛，

何勿之及？陸氏之說，蓋存心迴護而自陷者也。

朱右曾紀年存真謂：「莊周當齊威宣時，鬼谷書蘇秦所述，不當亦指鄒。自鄒以前有十二世也。」信如其說，當日：田成子弑齊君，五世而有齊國，乃爲近是耳。不然，自敬仲至刻，則十二世而始有齊，不得謂田成子弑君，十二世有齊也。此亦由不知胥餘爲晚周僞品，鬼谷尤非真蘇秦作，故乃強爲之說。則

五三 吳起爲魏將拔秦五城考

史記吳起傳：「起去魯之魏，魏文侯以爲將，擊秦，拔五城。」繼敘爲卒吮疽事。考韓非外

儲左上：「吳起攻中山，軍人有病疽者，起自吮其膿。」說苑復恩篇云：「吳起攻中山，爲卒吮

膿，其母泣曰：「吳子吮此子父之創涇水之戰，涇字或誤作注。不旋踵而死。今又吮之，知何戰而死？」藝文

類聚御覽引韓子，亦云涇水。按諸史記魏世家：「魏文侯十六年，伐秦，築臨晉元里。十七年，

西攻秦，至鄭而還，築雒陰合陽。」水經河水注：「河水又經郃陽城東，周威烈之十七年，魏文

侯伐秦至鄭，還築汾陰郃陽，汾陰乃洛陰字譌。卽此城也。故有華邑矣，爲大似之國。詩云：在郃之陽，

在渭之浹。又云：續女維莘。謂此也。」郝懿行陳逢衡均謂：「水經此條不云出紀年，想係脫

誤。」今本僞紀年有之，據此則事在周威烈王十七年，而史誤以爲魏文之十七年也。實當魏文三十八年。陳氏集

證謂在三十二年者誤。又年表在威烈十八年，誤後一年。是年當秦簡公六年。秦本紀孝公謂：「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，三晉攻

奪吾河西地。」是矣。其時正當吳起去魯後。志疑：「洛陰郃陽，其地皆在同州。」正義：「雒漆沮水也，城在水南。郃陽郃水之北。括地志云：『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，雒陰在同州西也。』又按地里志：『京兆鄭縣，鄭桓公邑，魏文侯伐秦至鄭而還，即此。』推其地理，亦與涇水相當。說苑所謂涇水之戰，起傳所謂拔秦五城者，殆即其事。陳氏集證亦謂「吳起爲將擊秦拔五城，引此時。」惟未有證說。又水經汝水注：「即司馬彪曰：『河南梁縣有注城，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於注者也。』今按秦簡公時，秦地不能至河南梁霍之間，參證上列諸條，知鄭氏之誤。」又魏世家記魏伐中山在魏文十七年伐秦至鄭之前。余考魏伐中山，當在周威烈王十八年。且國策諸書，皆言樂羊圍中山三年而拔，則中山之滅，猶在後。蓋樂羊主其事，而吳起將兵助攻。據說苑所云，固當在涇水一戰之後也。

五四 魏文滅中山考

魏文滅中山，年表在十七年，實周威烈王十八年。據紀年，是年乃魏文侯三十九年。魏文二十二年始稱侯，以二十三年稱元年，則是年正魏文稱侯始元後之十七年也。中山之伐，當在其時。知者，中山事跡附見於趙世家。史記載三晉初年事，惟趙最詳，而差少誤。蓋趙史或有存者。烈侯元年，魏文伐中山，載於趙世家，足資旁證，一也。中山之役，吳起預其事。前年起初

仕魏，爲魏擊秦拔五城。若中山見伐，移前至魏文十七年，則與吳起事跡不符，可爲反證，二也。又魏文滅中山，使子擊守。余考其事，亦當在魏文四十一年，即稱侯改元後之十九年，

詳考辨第四十六。

三也。又呂氏春秋載晉太史屠黍與周威公論中山亡徵，周紀考王封其弟於河南，是爲桓

公。桓公卒，子威公立。威公亦正當威烈王時，四也。若依史記，則魏文伐中山，其時尚未稱

侯，而子擊已稱中山君，

參讀考辨第四六。

益不合，五也。然則年表魏伐中山，在周威烈王十八年，實不

誤，特誤以文侯稱侯改元後之十七年，爲即文侯即位後之十七年耳。凡此之謂誤其年而得其世。

如齊魏會徐州相王，表列周顯王三十五年，本不誤，而誤以齊威王爲宣王，梁惠王爲襄王，此亦

誤其年而得其世也。孫氏墨子年表魏滅中山在周威烈王二十年，周季編略亦然，蓋據樂羊圍中山

三年而克言之。

又中山策：

「魏文侯欲殘中山，

常莊談

寰宇記引作張孟談。

謂趙襄子曰：魏并中山，必無趙矣。公何不

請公子傾以爲正妻，因封之中山，是中山復立也。」年表文侯立，襄子已卒。鮑因改襄爲桓。今

按襄子卒實魏文侯二十二年，

考辨第三十七。

魏之處心積慮於中山，非一日，不能據此疑策文之誤。惟其

請公子傾以爲正妻云云，則實與襄子不類。然鮑改桓定誤，後人謂當改烈侯，庶爲近之。今其事

已不可詳說，要之中山復立，趙必與其事，則無疑也。

又韓非說林：「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，趙肅侯將不許。」肅侯在惠成王圍邯鄲後，豈得上及魏文？其誤則甚。

〔附〕 中山武公初立考

趙世家及六國表：「獻侯十年，中山武公初立。」雷學淇紀年義證云：「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。漢書人表謂中山武公是周桓公子。史記音謂初立之年，當周威烈王十二年。其立之七年，爲魏文侯十七年。似武與桓立七年而卽滅。周威公卽桓公之子，與中山武公實係兄弟。」沈欽韓漢書疏證辨其事云：「按本紀：桓公卒，子威公代立爲西周君耳。河南之外，一民尺土，皆非周有，何得爲中山之君乎？」此層蘇氏古史亦辨之。魏世家：文侯伐中山，使子擊守之。說苑：文侯出少子擊封中山，而復太子擊。又魏世家：中山君相魏。此是魏所封，趙滅之。蓋姬姓之中山滅於魏文侯，魏所封之中山又滅於趙主父。而趙世家及年表皆倒置中山武公之文於文侯伐中山之前，故迷惑難考。何以明之？若中山武公尙是舊時之君，則彼不數年而亡，史取之何義？按諡武亦不合。呂氏大事記謂：「是時中山勢益強，遂建國，備諸侯之制，與諸夏抗。」仍指其爲春秋鮮虞之中山，蓋誤。若以爲中山本未嘗亡，則魏克其地而守之者又何處？是中山武公爲

魏所始封，以其大事，故記之耳。人表所注上下文不相連，有脫誤。徐廣不知，襲之以注史。今按：沈說甚是。

又按索隱引世本：「中山武公居顧，桓公徙靈壽，爲趙武靈王所滅。」此以武公後之中山滅於趙，是也。然其時中山已稱王，參讀考辨第一〇五。何來復有桓公？水經滹水注：「中山爲武公之國，周同姓，其後桓公不恤國政，周王問太史餘曰：『今之諸侯孰先亡矣？』對曰：『中山其先亡矣。』後二年，果滅，魏文侯以封太子擊。此以桓公爲武公後仍誤，然謂桓公中山滅於魏，則是也。參讀考辨第一四六。索隱此處，僅引世本，不及紀年，此見司馬貞之不知別擇。而史文缺佚，後人紛紛考訂而無所詳定。然參稽以求，中山桓公滅於魏，中山武公之後滅於趙，則猶可推證也。

又按呂覽先識：「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，以其圖法歸周。周威公問曰：『天下之國孰先亡？』對曰：『晉先亡。』居三年，晉果亡，威公又問曰：『孰次之？』對曰：『中山次之。』居二年，中山果亡。高誘注以屠黍爲晉出公之太史，此決誤。依今推之，魏文滅中山在西周威公立後之九年。越三年，三晉命呂爲諸侯，參讀考辨第四三。當時殆以此定晉運之亡，則與中山滅國適相先後也。呂氏蓋因屠黍由晉歸周，隨文落筆，故以晉亡先中山，高誘因中山滅亡前後無晉亡事，故妄引知伯晉出公事說之。若據此推算，則太史屠黍由晉歸周，當在西周威公之七年前後。

余又疑中山武公初立應在趙烈侯十年，而非趙獻侯之十年。今史記誤以趙烈侯十年爲趙武公元，而又於趙獻侯十年誤列中山武公初立之文，遂使讀史者迷惑而難考耳。參讀考辨第四三又四六。

又按寰宇記卷六十，兩引史記云：趙敬侯救燕，與中山公戰于房，其時中山以別封稱公，故有中山武公。則當時公稱視侯轉卑。

五五 寧越考

漢志儒家有甯越一篇。班固云：「中牟人，爲周威王師。」今按：呂覽貴應篇：「甯越，中牟之鄙人也。苦耕稼之勞，謂其友曰：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？其友曰：莫如學。學三十年，可以達矣。甯越曰：請以十五歲。人將休，吾不敢休，人將臥，吾不敢臥。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。」此班說之所據也。又呂覽不廣篇：「齊攻廩丘，趙使孔青將，大敗之，甯越教孔青歸齊尸。」考其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一年。周威公立在威烈王十二年。據外紀，大事紀。相距凡十年。其時正魏文魯繆尊儒禮賢，子思仕魯衛，吳起仕魯魏之際也。游仕漸得勢，故甯越亦苦耕稼而從學問。其事雖微，足徵世變，故特考而著之。又呂氏先識篇謂：「晉太史屠黍說苑權謀作屠餘與周威公論中山亡而君繼之，威公

懼，求長者，得義蒔田邑史驕趙駢。說苑作鑄驕，田邑，史理，趙異。莊子記田開之見周威公，及公問祝腎養生，

則威公亦好士之主也。今姑以周威公立，甯子年三十計之，則其輩序，蓋在段干木泄柳之後，而

與李克吳起爲伯仲。

賈誼過秦論：「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。」甯越之謀，殆卽指教孔青歸齊尸事之類，然其人尙在早世，與後來戰國之局無關，此文家渲染耳。又高誘云：甯越趙中牟人，蓋河南中牟，時猶屬

趙。參讀考辨第四六，第一六三。

五六 田和始立在齊宣公五十一年非四十五年辨

史記田齊世家：「宣公四十五年，田莊子卒，子太公和立。」中間漏去悼子一代。宣公四十

五年，乃悼子始立，非田和始立。已詳考辨第五十一。顧悼子卒於何年，索隱不著。今考水經瓠

子水注引紀年：「晉烈公十一年，田悼子卒。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，公孫會以廩邱叛於趙。田布

圍廩邱。翟角趙孔屑卽呂覽孔青韓師救廩邱，及田布戰於龍澤，田師敗逋。」又汝水注引紀年：「晉

烈公十二年，王命韓景子，趙烈子，翟員伐齊，入長城。」而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宣公五十

一年，公孫會以廩邱叛於趙。」三說相參，知爲一時事。翟員卽翟角字譌。晉烈公十一年，當齊

宣之五十年。是年田悼子卒，去其卽位前後五年也。然水經注引公孫會以廩邱叛在晉烈公十一

年，既爲齊宣公之五十年，而索隱引紀年，乃在齊宣公五十一年者？竊意索隱此條，實因史記本文而誤衍一字。索隱原文當爲：「紀年，宣公五十年，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。十二月，宣公薨，於周正爲明年二月。」蓋紀年魏史，用夏正。宣公卒在十二月，以魏史言，尙爲宣公之五十年。而以周正計之，則已爲五十一年。索隱故特著「於周正爲明年二月」之語，以見紀年之五十年，與史記之五十一年，雖異而實同。自今本索隱誤衍一字，則宣公之卒，以周正計，已爲五十二年。索隱何更無一言以明著紀年史記之異同耶？故知今索隱五十一年云云，乃涉史記本文之五十年而誤也。

初疑索隱引宣公年，特自其立年數之，故與史記以即位後翌年改元者差一歲。嗣細讀索隱本條全文，似不如今說爲審。

據此又知悼子之卒，田會之反，皆在

齊宣公未死前。今史記書田會反於宣公卒後，此亦微誤。

齊太公世家亦云：「宣公五十一年卒，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。」雷氏義證云：「宣公之卒在會叛

之後，世家誤以悼子之卒爲宣公。」而兵事則延及翌年，或在宣公後矣。又按史記趙世家：「敬侯三年，救魏於廩丘，

大敗齊人。」徐文靖紀年統箋云：「即敗齊田布事。救廩丘者乃烈侯，世家云敬侯，誤。」余考晉烈公十一年，適當趙烈侯之三年。然則史公所云敬侯三年敗齊廩丘者，實係烈侯三年之誤也。

又今本紀年田悼子卒，田會以廩丘反，在周威烈王十七年。魏師及韓景子趙烈子入齊長城，在十八年。較余考定前兩年。以今本紀年於晉敬公幽公年數皆誤，故也。參讀考辨第三六。若如今本紀年之說，則田悼子卒，尙在齊宣公四十七年，與索隱引紀年「宣公五十一年悼子卒」之說絕不同。故

余知晉世家索隱不列敬公幽公烈公年數者，爲所見紀年本與史記合。而今本紀年所載晉諸侯年數實誤，不足據，卽本此事，亦足爲證。且周威烈王十八年，趙烈侯、韓景侯皆新立，又魏方伐中山，亦知無三國聯軍入齊長城事。

今既定田悼子卒在齊宣公五十年，則田和立爲齊宣公之五十年也。下至康公二十年田和卒，凡二十一年。

五七 墨子遊齊考

墨子魯問篇載墨子見齊大王，孫詒讓閒詁引蘇俞說，云：「卽太公田和也。其後子孫稱王，亦尊其祖爲大王。」孫云：「安王十六年，田和始立爲諸侯，墨子見大王，疑當在田和爲諸侯之後。」今按：安王十六年，墨子已卒。考辨第三十一。且和立爲侯，初非稱王。大王之號，自是後人追述，豈必謂墨子見田和在其爲侯後哉？考和立在齊宣公五十一年，考辨第五十六。當周威烈王二十一年。明年爲齊康公元年，在墨子卒前三十四年。知墨子見田和，必在和之早歲。又非樂篇載齊康公與樂萬，閒詁云：「齊康公與田和同時，墨子容及見其事。但康公衰弱，屬於田氏，卒爲所遷廢，

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盛。竊疑其爲景公之悞，惜無可校證也。」今按：不能主國政，未必不能縱淫樂，此不必疑者。史記田齊世家云：「康公淫於酒婦人，不聽政。」與墨子興樂之說足相證，尤可明其無悞。而孫氏墨子傳略又據此推齊康公卒時，墨子猶存，則誠大悞矣。昔人於此等處每易悞。如子夏爲魏文侯師，則謂必在魏文侯之歲，墨子見齊大王，則謂必田和列爲諸侯之後，此據非樂篇載齊康公興樂，因謂墨子卒後康公，皆是也。

魯問載墨子見齊大王，先見項子牛。牛爲齊將，三侵魯地，墨子弟子勝綽三從，墨子退之。

孫云：「三侵魯不知在何年。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考之，魯元公十八年，伐魯，葛及安陵，

按實繆公四年，當作莒及安陽。一十年，取魯一城，實繆公五年。穆公二十一年，齊伐魯，取郕，實繆公八年。十六年，伐魯取最，

實繆公十二年。或卽三侵之事。」今按：取最在齊康公十一年，當鄭繻公被弑後兩年，其明年墨子與魯陽

文君論伐鄭事，其時墨子已老，不久而卒。余疑齊伐魯取最之歲，墨子已在楚。且其事與取郕

以上三役相距已遠，則三侵殆取郕前事，乃當田莊子悼子時。參讀考辨第五十一，五十六。墨子來齊，則取郕以

後三四年，值和子當國時也。魯問又載魯君問墨子曰：「吾恐齊之攻我，可救乎？」墨子說以事

齊。其事當在和子之先。孫云：「魯君疑卽穆公」，是也。及其至齊，而諫項子牛齊大王勸毋伐

魯，則猶如止楚攻宋，亦先見公輸般，後見惠王矣。

參讀考辨第四十七。

五八 子思生卒考 附顏般 王慎 長息

孔子世家云：「伯魚年五十，先孔子卒。伯魚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，嘗困於宋，作中

庸。」子思生年無考。伯魚之卒，在周敬王三十七年。考辨第二六。或謂遺腹生子思，則子思生，至遲

亦在周敬王三十七八年也。檀弓。「子思之哭嫂也爲位，婦人倡踊。」是子思有嫂也。子思既有

嫂，則知其有兄矣。袁枚隨園隨筆引宋白續通典，子思兄伯魚早卒，而子思有兄，則子思之生，不能甚前。死，使其子白續伯父，未知何據。

或謂其親受業於孔子，決不然矣。孔叢子有孔子子思問答，不可信。又謂子思從孔子於郊，遇程子，相傳伯魚生

一子子思，未爲得實。而年壽亦可疑。孟子記魯繆公尊禮子思。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，班氏

云：「爲魯繆公師。」余考繆公元年，在周威烈王十一年，詳考辨第四十七。去孔子之卒六十四年。若子思

年六十二，無緣值魯繆。或謂六十二，乃困於宋作中庸之歲，或謂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誤。此毛氏四書臆言載

王草堂復禮辨，及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之說。此皆無證。然中庸僞書出秦世，則前說尤不足信。孔叢稱，「子思年十六困于宋，作中庸。」益荒誕。孟子稱：

「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，或曰盍去之？」子思曰：「如伋去，君誰與守？」衛齊之事，不審在何年。

年表繆公元年，實已魯繆公之九年，詳考辨第四十七。齊伐衛，取毋丘，以前則無考。然孟子曰：「子思臣也，微也。」

觀魯繆之重敬子思，知子思居衛當在中年壯歲。大抵子思先曾事衛，歸老於魯，乃當繆公世也。孔叢：「子思居衛，魯穆公卒。」其說不待辨。卒年亦難定。若以壽八十二計，則最晚不出繆公十四年，乃在周威王末年，其年世與墨子正相當。孔叢子：「子思遊齊，陳莊伯與登泰山。」陳莊伯即田莊子，其卒當

魯繆公之五年。惟孔叢不足據，子思果遊齊與否，其遊齊而見莊子，當在何時，今亦無可詳定也。通鑑據孔叢，書子思言苟變於衛侯，在周安王二十五年，去孔子卒百二年，此決誤。孔叢舊注謂衛敬公，亦未詳所據。何孟春餘冬序錄論其事云：「子思居衛，必是衛悼敬昭公時。昭公時衛屬於晉韓趙魏氏，賢者已自難安其國。懷憂憤類皆弑君賊，衛非父母國也，子思忍復面其人，爲之謀而不去耶？孟子曰：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。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，子思又曰：繆公之於子思，亟問，亟餽鼎肉，子思不悅。又曰：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。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，子思之自尊如此，子思是時年登期頤，於父母國有賢君焉，公饒休爲相，泄柳申詳爲臣，而子思顧不老焉，而適亂國，與逆賊語邪？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，子思不去，孟子曰：子思臣也，微也。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。子思言苟變於衛，果有是事，必在悼敬昭公時，而記者誤耳。」孔叢又云「田子方遺子思狐白裘」，二人年正相當，然事不足信。崔述已辨之。

章太炎文錄徵信論有辨子思不師曾子一節，謂：「宋人遠跡子思之學，上隸曾參。尋制言天圓諸篇，與子思所論殊矣。檀弓篇記曾子呼吸，古者言質，長老呼後生則斥其名，微生畝亦呼孔子曰丘，非師弟子之徵也。檀弓復記子思所述，鄭君曰：爲曾子言難繼，以禮抑之。足明其非弟子也。」今按：漢志，曾子宓子皆著孔子弟子，李克子夏弟子，世子公孫子七十弟子，獨子思云「孔子孫，爲魯繆公師」，不云師曾子。雖章氏所據制言天圓諸篇，未必眞曾子書，檀弓亦難盡依信，然子思師曾子，其說不見於先秦，則誠可疑也。

又按：檀弓：「子思之母死於衛，柳若謂子思曰：『子聖人之後也，四方於子乎觀禮，子盍慎諸？』」鄭注：「子思伯魚子。伯魚卒，其妻嫁於衛。柳若，衛人也，見子思欲爲嫁母服，恐其失禮，戒之。嫁母齊衰期。」今按：「子思曰：『吾何慎哉？有其禮，無其財，君子弗行也。有其禮，有其財，無其時，君子弗行也。吾何慎哉？』」則子思之所憾，在於無財無時，不得盡其禮，未見欲爲嫁母服恐失禮之意也。鄭注謂其嫁母者，乃據檀弓別章：「子思之母死於衛，赴於子思，子思哭於廟。門人至，曰：『庶氏之母死，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？』」子思曰：『吾過矣，吾過矣，遂哭於他室。』」鄭注：「子思母，嫁母也，姓庶氏，嫁母與廟絕族。」鄭謂子思母嫁母，特據本文「庶氏之母死，何爲哭於孔氏之廟」而云也。然子思母既再嫁，則葬祭之禮，別有主其事者，柳若何以有四方觀禮子其慎諸之戒？子思亦何以有無財無時不得備禮之歎？此又不可通之說也。竊謂子思有兄，而子思亦非嫡。子思生母，殆非伯魚之正妻。禮喪服：「庶子爲父後者，爲其母總。」傳曰：「何以總也？曰：與尊者爲一體，不敢服其私親也。然則何以服總也？有死於宮中者，則爲之三月不舉祭，因是以服總也。」又曰：「士爲庶母總。」庶妾不得與嫡妻比尊，即不得入於大宗之廟。故曰：「庶氏之母死，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也。」謂庶氏之母者，謂子思非嫡出，故子思生母乃庶氏之母耳。

劉師培左龔集，謂本文庶氏之母當作庶氏之女。母涉注文嫁母而訛。急就篇卷一庶霸遂，顏注曰：庶氏之先出衛之公族，以非正嫡，遂號庶氏。禮記曰：子思之母死於衛，庶氏之女

也。則唐初本經文作女，不作母。竊謂檀弓正文若果作女字，亦謂其非伯魚正妻，即義不得爲妻，故曰庶氏之女耳。然子思母卒，年壽已高，或人豈得當子思面者稱之爲庶氏之女乎？且鄭注嫁母，明是直順正文庶氏之母來，故又增曰姓庶氏，是謂其嫁庶氏。殆後人疑其不可通，於是又故說爲庶氏女。非別有的據也。子思本居衛，故其母在衛。其母之死，子思適返魯，聞其赴，哭之。又

至衛營喪葬，故柳若謂四方於子觀禮也。正義引張逸問：「舊儒世本，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，

禮適子爲父後，爲嫁母無服。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？」鄭答云：「子思哭嫂爲位，必非嫡

子。或者兄早死無繼，故云數世皆一子。」鄭謂子思非適是也，謂其爲嫁母服，則非。參讀考辨第

一篇。又張蕲菴閑詁亦云：「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，出母者，所生之母也。呂相絕秦曰，康公我之自出，則出之爲生明矣。」此辨出母乃謂所自出之庶母，與余說可相證。又謝梅莊遺集纂言外篇謂「子上不喪出母，庶子爲父後也。門人先君子喪出母之間，謂孔子於顏夫人也。以自出爲被出，以先君子爲伯魚，此讀檀弓者之鹵莽。」又夏忻檀弓辨誣，亦辨孔門三世出妻之誣。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謂：伯魚早死，故其妻改嫁。是聖門本無出妻事，康成注惟曰伯魚卒，其妻嫁於衛，見其精慎。既知非出妻，而又同護鄭注，是五十步與百步也。

又按：孟子：「費惠公曰：吾於子思則師之矣，吾於顏般則友之矣，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。」

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慎長息同列四等。敢般形近而誤。慎順字通。費惠公卽魯季氏之僭。困學紀聞八

第三五，第四八，顏氏世系云：「無繇生回，回生般。」則謂般乃顏子之子。又謂般與王順同師子思，則顏

子之子，其年不下於孔子之孫，何乃師子思乎？其信否無可考。長息，公明高弟子，見趙岐注。

五九 列禦寇考 附南郭子綦

莊子讓王篇：「子列子窮，客言之鄭子陽，子陽令官遺之粟，列子辭。其卒，民果作難，殺

子陽。」子陽之事，見呂覽適威首時，又見淮南汜論。云：「子陽好嚴，舍人有過而折弓者，畏

罪恐誅，則因獬狗之驚，而弑子陽。」高注均云：「子陽，鄭君也。一曰鄭相。」而史記鄭世家

則云：「鄭繻公二十五年，鄭君殺其相子陽。」楚世家亦云：「悼王四年，伐鄭，（本作周，字誤。）鄭殺 二十

七年，子陽之黨共弑繻公。」與呂覽淮南異。據史記則列子乃周安王時人也。今列子書有劉向叙

錄，以列子爲鄭穆公時。柳宗元辨列子謂：「鄭殺子陽，當魯穆公十年，按實魯繆公十八年。不知向言魯穆

公時，遂誤爲鄭耶？」然今列子書既出後人掇拾，如其書中言魏牟，孔穿，鄭衍，皆出列子後。向叙不在七略別錄，後人

自得僞爲，無足深論。高氏子略謂：「太史公不傳列子，莊周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

徒，以及於周，而禦寇獨不在其列，豈禦寇者，其亦所謂鴻濛列缺者歟？」然考韓策：「史疾爲

韓使楚，楚王問曰：客何方所循？曰：治列子圉寇之言。曰：何貴？曰：貴正。王曰：楚國多

盜，正可以圉盜乎？曰：可。有鵠止於屋上者，曰：請問楚人，謂此鳥何？曰：鵠。曰：謂之

亦不得稱相子駟。以國相遺窮士粟，其事正當在戰國。子產時猶無有也。所謂壺邱子林，伯昏無人，縱非鴻濛列缺之類，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，狐丘即壺丘也。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，壺邱及見孫叔敖，豈又爲子產師？此等已難確定。伯昏無人尤渺茫，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，而列子亦鄭籍，故言兩人事多牽混。此如諸書言孔子師老萊子，又稱子思師老萊子，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？參讀考辨第七二先秦書如此類者甚眾，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，何耶？老子關尹，其不可據，與壺邱伯昏亦同。否則楊朱師老聃，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？竊意列禦寇，仍當列戰國爲允。

又按莊子齊物論稱南郭子綦，其人蓋亦道家先宗也。徐无鬼：南伯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，顏成子游入見，子綦告之曰：「吾嘗居山穴之中矣，當是時也，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。」南伯子綦即南郭子綦也。則子綦乃齊人而當田太公時。田和之尊禮子綦，蓋亦如魏侯師田子方，友段干木，以大夫僭國，乃敬文學高士，以收譽而籠眾望。子綦正與列禦寇略同時。今列子仲尼篇，有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云云，南郭子即子綦也。乃後世言道家，率言莊列，子綦之名，若淪若晦，若真與鴻濛列缺爲伍矣。爰特表之於此焉。又按大宗師南伯子綦，釋文引李云：「葵當爲綦，聲之誤也。」莊書三稱子綦，皆涉忘我之學，固知亦有所受，非虛矣。

亦不得稱相子駟。以國相遺窮士粟，其事正當在戰國。子產時猶無有也。所謂壺邱子林，伯昏無人，縱非鴻濛列缺之類，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，狐丘即壺丘也。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，壺邱及見孫叔敖，豈又爲子產師？此等已難確定。伯昏無人尤渺茫，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，而列子亦鄭籍，故言兩人事多牽混。此如諸書言孔子師老萊子，又稱子思師老萊子，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？參讀考辨第七二先秦書如此類者甚眾，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，何耶？老子關尹，其不可據，與壺邱伯昏亦同。否則楊朱師老聃，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？竊意列禦寇，仍當列戰國爲允。

又按莊子齊物論稱南郭子綦，其人蓋亦道家先宗也。徐无鬼：南伯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，顏成子游入見，子綦告之曰：「吾嘗居山穴之中矣，當是時也，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。」南伯子綦即南郭子綦也。則子綦乃齊人而當田太公時。田和之尊禮子綦，蓋亦如魏侯師田子方，友段干木，以大夫僭國，乃敬文學高士，以收譽而籠眾望。子綦正與列禦寇略同時。今列子仲尼篇，有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云云，南郭子即子綦也。乃後世言道家，率言莊列，子綦之名，若淪若晦，若真與鴻濛列缺爲伍矣。爰特表之於此焉。又按大宗師南伯子綦，釋文引李云：「葵當爲綦，聲之誤也。」莊書三稱子綦，皆涉忘我之學，固知亦有所受，非虛矣。

又顏成子游，陸德明音義引李云：「子綦弟子，姓顏名偃，諡成，字子游。齊物論成疏，謂子綦乃楚昭王之庶弟，楚莊王之司馬，誤妄不足信。」

六〇 魏武侯元年乃周安王六年非十六年辨

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魏文侯五十年，魏武侯二十六年」，則武侯元年，應在周安王六

年。年表誤後十年，已詳考辨第三十七。今按：年表記武侯年，顯有可疑者。一，武侯之元，去

楚悼王之死僅五年。吳起先仕武侯，有西河之對，武侯善之，守西河甚有聲名。商文爲相，此據呂氏

執一。史記吳起傳作田文，與孟嘗君同姓名。吳起與之論功。大抵吳起仕魏，於文侯朝爲晚進，而在武侯世則頗久。其去而

之楚，歷時又當二三年。詳考辨第六十六。今前後五年，實爲短促不符。二，魏世家記魏武侯九年，使吳起

伐齊至靈丘。年表亦載靈丘事。而其時楚悼已死三年矣。吳起又烏能爲魏伐齊？考索隱引紀年

云：「魏武侯元年，當趙烈侯之十四年。」而烈侯元在威烈王十八年，魏滅中山之歲。趙世家烈

侯九年，武公十三年，共二十二年。譙周云：「系本及說趙語者，並無武公事。」今索隱引紀年

有烈侯十四年，姑并武公爲烈侯二十二年，則烈侯十三年，適當魏文五十年後一歲，卽爲武侯元

年。而索隱稱武侯元當趙烈侯十四年者，紀年魏史，以魏紀元，故他國僅書卽位，不計年數。索隱此說，乃自烈侯初立之歲數之。今以卽位翌年紀元，故爲十三年也。然則魏武侯使吳起伐齊，實有其事。依紀年武侯九年，乃周安王十四年，又七年而楚悼王始卒，則魏武九年時，吳起尚在魏。史公殆亦誤其世而未誤其年者耳。釋史年表列吳起奔楚於周安王十五年，亦無的據。顧謂是年魏文侯卒，吳起以譖奔楚，則誤於史說，若吳起不仕魏武矣。

六一 墨子遊楚魯陽考

墨子魯問篇載魯陽文君與墨子論攻鄭曰：「鄭人三世弑其父」，閒詁引蘇云：「父當作君。」

據史記鄭世家鄭人弑哀公

哀公八年而弑，爲周定王十四年，明年共公元，今年表皆脫去。

幽公繻公，是三世弑君之事。」黃式三周季

編略又據本篇三年不全之語，以魯陽文君攻鄭在周安王八年，卽鄭繻公被弑後三年。孫氏則謂：

「二說俱可疑。據賈逵國語注

文選注

高誘淮南子注皆云：「魯陽文君卽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，而左

傳子期死白公之難，在魯哀公十六年。」

卽孔子卒年。

次年，寬卽嗣父爲司馬。至少亦必已弱冠。下至鄭

繻公之弑，相距已八十四年。文子若在，約計殆踰百歲。豈尙能謀攻鄭乎？」因疑三世當作二

世，蓋在韓殺幽公之後。梁啟超墨子年代考謂：「幽公之弑，上距寬爲司馬時亦已六十餘年。

今按：自白公作難，至韓殺幽公，凡五十六年，梁說誤。

若此則寬非惟不能見繻之弑，恐並不及見幽之弑。」因謂：「魯陽爲寬封

邑，固無可疑，然文子未必即寬。

按：楚語「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，文子辭，乃與之魯陽。」則魯陽乃文子始封。若謂文子未必即寬，如何又謂魯陽爲寬封邑，可無疑耶？此亦梁說疎處。 安

知其不爲寬之子？孫氏據漢人之注以改先秦古書，甚非當也。」今按梁說亦疎。然疑文子未必即

寬，則爲有見。淮南覽冥訓：「魯陽公與韓構難，戰酣，日暮，援戈而撝之，日爲之反三舍。」

高誘注：「魯陽，楚之縣公。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，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。」高氏此注，以

魯陽公即魯陽文子，是也，顧謂即司馬子期之子，則非。何者？楚韓交兵，始自悼王之世。悼王

二年，三晉伐楚。九年，伐韓，取負黍。是年爲周安王九年，適當鄭弑繻公後三年。

黃氏謂周安王八年，誤。

前一年鄭負黍反韓，殆韓鄭交爭而楚收漁人之利也。後二年悼王十一年，三晉又敗楚，又後十九年，楚肅王十年，而魏取魯陽。援戈撝日，其

語荒誕。然韓魯陽構難，其事當起楚悼之世，則無可疑者。其時去公孫寬爲司馬已八十六年，而

高注顧以爲司馬子期之子，其失實可知。則梁氏疑文子未必即寬，固非虛矣。且幽公見殺於韓，

非鄭人自弑其君。若依孫說，改二世弑君謂當韓殺幽公後，則語氣情理益不合。知魯問所記，確

係安王八九年事。墨子其時尚存。若生於孔子卒歲，至是已八十七年也。今綜述墨子生平，南至

楚，見惠王，在四十前。遂仕宋昭公，見逐，當不出五十。其後殆常居魯。其至齊，見田和，已

踰七十。重遊楚，見魯陽文君，則八十外老人。齊康元至鄒康三，凡十一年。墨子殆終於魯陽也。

六二 墨子弟子通考

儒墨同爲先秦顯學。呂氏尊師篇謂：「孔墨徒屬彌眾，弟子彌豐，充滿天下。」今考孔子弟子七十人，而淮南書謂：「墨子服役者百八十。」公輸篇記墨子說楚王，謂：「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在宋城上」，是墨徒之盛，猶踰洙泗。此非孔墨有優劣，蓋時益晚而學益昌，亦可以覘世變也。惟孔子弟子，尙有史遷列傳，存其梗概。獨墨徒湮沒，莫爲紀述。近世孫詒讓始爲墨學傳授考，綴拾遺文，網羅墜緒。傳記所載，編次略盡。今特申其未備，糾其疎失。大體則詳原書，不具引也。

禽滑釐 因學紀聞集證：「墨子耕柱篇作駱滑釐，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，尊師篇作禽滑黎，列子楊朱篇作禽骨，古今人表作禽屈釐。」孫氏閉語謂：「正字當作屈釐，漢有丞相劉屈氂，應當作釐，謂強曲毛也。」

呂氏當染篇：「田子方學於子貢，段干木學於子夏，吳起學於曾子，禽滑釐學於墨子。」

史記儒林傳云：「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，皆受業於子夏之倫，爲王者師。」此蓋承襲呂書，而下語未晰。云子夏之倫者，以子夏概子貢曾子墨子而言也。孫氏據以爲禽子

先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，後學於墨子，乃大謬。又按王厚齋困學紀聞已先誤。

閻百詩四書釋地又續：謂「儒林傳子夏之倫，承上文子路子張子羽子夏子貢言。」亦誤。沈欽韓又譏史公爲援墨入儒，此皆不識史文來歷，故臆測無當也。

楚惠王將攻宋，墨子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圉器，在宋城上，待楚寇。其時禽子年當近三十，先吳起約三十年。時當吳起生年，或幼時也。

禽子與楊朱問答，語見列子。考楊朱曾見梁惠王，當在惠王早世。而惠王元年，去楚惠謀攻宋已踰七十年，去吳起之死亦踰十年。禽子至梁惠王元年，壽已踰九十。若楊朱與禽子相值，是楊朱早年值禽子之老壽也。然觀列子文，乃似禽子輩行轉後。僞書晚出，不可盡據。此特設爲楊墨兩家相難，寓言無實，猶如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也。孫氏博採，未加辨正。

高石子

墨子使管黔傲遊高石子於衛，衛君致祿甚厚，設之於卿，而言無行。高石子去之。墨子悅，曰：「倍祿鄉義，於高石子見之。」

公尙過

墨子遊公尙過於越，越王悅之，使迎墨子，墨子辭。呂氏高義作公上。潛夫論志氏姓篇，

耕柱子

衛公族有公上氏，廣韻一東衛大夫有公上玉。疑過亦衛人。

墨子遊耕柱子於楚。

今按：墨子弟子事迹，少可考見。見者皆仕諸侯，又皆由墨子之遊揚。孔子主正名復禮，其學說若深帶貴族化之傾向。又曰：「不仕無義」，遑遑走天下。顧深不願其弟子之急於仕進。今墨子雖非禮樂，力斥貴族生活。其爲學立說，雖若務爲平民化，力與儒異趣。而顧汲汲遊揚其弟子，爲之謀祿仕。卽此亦足以覘世變。「有遊於子墨子之門者，欲使隨而學，曰姑學乎！吾將仕子。勸於善言而學。暮年而責仕於子墨子。」見公孟篇此可見來學者率志於仕祿也。故孔子曰：「三年學，不志於穀，不易得。」此孔墨之門人一也。「墨子遊耕柱子於楚，二三子過之，食之三升，客之不厚。二三子復於子墨子，曰：耕柱處楚，無益矣。子墨子曰：未可知也。毋幾何，而遺十金於子墨子。子墨子曰：果未可知也。」莊生謂「河潤九里，澤及三族」，門徒之相望以仕進者，又儒墨之所同也。故覲仕爲心理之同，游仕爲世風之變，雖大師無如何。史稱吳起家累千金，游仕不遂，遂破其家。游仕之風當盛於其時。

魏越

墨子使之遊越。

曹公子

墨子仕曹公子於宋，三年而反，睹墨子，曰：「始吾遊於子之門，短褐之衣，藜藿之羹，朝得之則夕弗得。今以夫子之故，家厚於始。」今按墨學之興，適當曾子子夏子思得志顯名之際。儒術既煊赫於天下，而墨子乃以役夫刑徒之道倡。裘褐爲衣，跂蹻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。慮其一時門徒相從，蓋多貧賤之士。故食之三升則同門怨，遺之十金則夫子悅。墨子之門，若曹公子之徒者蓋多。墨子之汲汲遊仕其弟子者，此亦其一端歟。

勝綽

墨子使事齊項子牛。

墨子魯人，其行跡所到，爲楚、宋、衛、齊、四國。其遊仕弟子，亦惟見於楚、越、宋、衛、齊、五國。魯雖宗邦，然以曾申、子思爲儒者大師，方見尊禮。魏文侯雖好賢，然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、李克、吳起皆儒者徒，故墨術沮焉。

隨巢子

胡非子

藝文志有書六篇，班氏云：「墨子弟子。」

藝文志有書三篇，班氏云：「墨子弟子。」葉德輝曰：「元和姓纂云：陳胡公後有公子非。後子孫爲胡非氏。」按通志氏族略亦云然，胡非蓋齊人也。

今按：隨巢胡非，名字不見墨子書，其著書亦不傳，其雜見於他書稱引者，亦未見其必爲

墨子弟子也。隋書經籍志云：「巢非似墨翟弟子。」則下語爲慎矣。今墨子書如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

命，皆稱子墨子曰，明其爲門弟子所記。又每題各分三篇，或乃墨分爲三後，各記所受於

師者。墨經尤晚出，當在墨學二三傳以後。其書皆有條貫，不自爲稱說，疑當時墨子門

徒，並不著書。隨巢胡非，殆出後世假托。馬國翰有輯本，謂：「隨巢書多言災祥禍福，其論鬼神之能，即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意。胡非五勇一篇，與莊子相

出入，說弓矢亦本韓非子矛盾之喻。戰國人文士相襲，往往而然。」據此，二書皆晚出無疑。至其人事跡全不詳，似不當與前列諸人並視也。

孫氏集墨子弟子，凡十五人，除上所稱引，餘皆僅見姓名，無補稽考，茲不贅。

韓非顯學篇云：「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元和姓纂作伯夫氏，或當作柏。有鄧陵氏之

墨，墨離爲三。」莊子天下篇云：「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，苦獲已齒鄧陵子之

屬，俱誦墨經，而倍謫不同，相謂別墨。」成玄英疏：「相里勤，南方之墨師也。」今按：莊子

文於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前，特冠以南方之墨者五字，姓纂，楚公子食邑鄧陵，因氏焉。是鄧陵子乃楚人。越則有大夫苦成，是苦獲亦南人。已氏無考，疑並楚人也。則

相里五侯蓋非南方之墨也。姓纂，晉大夫里克之後居相城，因為相里氏。後晉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，并州人。今按山西汾陽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，相里金墓在小相里之北，碑云：「晉大夫里克，其妻攜子避地居於相城，時人遂呼相里氏。相里武為漢御史，相里覽為十六國前趙偏將軍云云。又考北齊寺碑題名，亦多相氏。又今安邑縣北亦有相里村，則相里勤疑乃北方之墨師也。孫詒讓云：「五侯蓋姓五，與伍同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。按：春秋伍氏興於楚，而子胥之後有在齊者，五侯亦未必是南方人。又按陶潛集聖賢羣輔錄謂：「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尊於名，不伎於眾，此宋鉅尹文之墨。裘褐為衣，跂蹻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為極者，相里勤五侯子之墨。俱誦墨經而背謫不同，相謂別墨，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。」此言三墨又異。然其不以相里五侯為南方之墨，則殊可據也。又相里之弟子五侯之徒與鄧陵子同輩行，則相里蓋前輩。此如儒分為八，以子張氏與孟子孫氏並舉，輩行縣絕，則三墨亦未必同世也。

梁任公墨子年代考謂：「公孟篇記墨子與告子語，而告子又曾與孟子論性，參合兩書言論，其為一人無疑。孫氏據趙岐孟子注，謂告子曾學於孟子，疑其年代不相及，因謂當是兩人。案孟子本文，無以證明告子為孟子弟子，恐直是孟子前輩耳。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過十餘年，告子弱冠，得見墨子之晚年，告子老宿，得見孟子之中年，並非不相及。」今按梁氏以告子定墨孟之年

距，是也。余考墨子卒在安王十年左右，而孟子生在安王三十四年以下。或孟子之生，竟及墨子之未死，則墨孟書中告子之爲一人，尤無可疑。觀公孟篇所記二三子請棄告子，而墨子曰不可，則告子殆亦墨子弟子。墨子主尙同一義，而曰義自天出，此即告子義外之說所本也。沈欽韓漢書疏證謂：「孟子稱告子，乃辭而闕之，非同時問答。」今按孟子云：「率天下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。」明是當面稱呼。下孟子兩質，告子兩曰然，明是當面問答。沈說非也。

六三 孟子生年考

世傳孟氏譜，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，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，壽八十四歲。此譜未詳來歷。周定王無三十七年。又謂孟子生當孔子後三十五年，則爲貞定王二十五年。然孟子生年，決不如此之早。或謂定乃安字之訛。安王在位二十六年，下至赧王二十六年，凡八十八年。譜謂孟子壽八十四，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四年。後人多信其說。惟譜記生平既不足信，則其記卒年及壽數，未必盡可信。今捨其生年，據其卒年與其壽數，而更推其生年，其未必信明矣。孟子離婁：「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」朱子集註：「自孔子卒，至孟子遊梁時，方百四十餘年，而孟子已老。然則孟子之生，去孔子未百年也。」朱子博學多識，其爲四書

集註，尤精力所萃。今觀其推論孟子生年，知其時尙未有譜，故爲朱子所未見。否則以爲不足憑，抑且不屑辨數也。以此推之，譜之不可信尤益顯。顧孟子遊梁，去孔子之卒，實已百六十年。詳考辨第一五一。朱子亦復誤。則其推論孟子之生，去孔子未百年者，亦未必可信也。周廣業孟子四考，又據朱子未百年之說，湊會以八十四之壽，謂：「舊譜生年，當改定字，去三字，爲安王十七年，則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，其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，而譜倒爲二十，又衍六字也。」夫年譜既不可信，集註又未可據，今兩憑其說，而奮改其舊，其爲不足信尤甚矣。其他論孟子子年世者，紛紜之說，不一而足。顧余考齊宣王梁惠王世次，史策旣多誤。諸家據以論孟子，則宜其治絲而益紊矣。今旣於齊梁宋滕諸國世系年代，一一重爲釐定，而孟子遊仕先後，亦詳加審核。參伍錯綜，斟酌情事，而定孟子生年，最早當在安王之十三年，最晚當在安王二十年。乃與朱子周氏之所推定，亦若相符。然其立論造斷之所以然，則固自不同。且尤有進者，知人論世，貴能求其並世之事業，不務詳其生卒之年壽。今謂孟子生於烈王四年，或謂生於安王十七年，前後相去不越十五年，此不過孟子一人享壽之高下，與並世大局無關也。苟旣詳考孟子遊仕所至，並世情勢，及列國君卿大夫往來交接諸學士，則孟子一人在當時之關係已畢顯，可無論其年壽之或爲七十或爲八十矣。無徵不信，必欲穿鑿，則徒自陷於勞而且拙之譏，又何爲者？余茲所陳，固非

以爲定論，而摧廓舊說，開陳新義，亦足以見考古之意。至於援證之細，將逐事備詳於後，此不

具也。

魏氏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云：「史記索隱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，闕里志從之，而謂壽九十有七歲，逆推之，當生於安王十七年。惟近日索隱本誤作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，當以闕里志所據索隱原本校正。」今按索隱並無孟子生

年，未曉魏說何據。

又按孟子名軻，其字趙岐已云未聞，徐幹中論序云：「孟軻荀卿，懷亞聖之才，著一家之法，皆以姓名自書，至今厥字不傳，原思其故，皆由戰國之士，樂賢者寡，不早記錄耳。」

六四 田和始立為侯考

史記田齊世家：「康公貸立十四年，太公遷康公於海上。明年，魯敗齊平陸。三年，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，求為諸侯。」集解徐廣曰：「康公之十六年。」索隱云：「徐廣蓋依年表爲說，而不省此上文，貸立十四年，又云明年會平陸，又三年會濁澤，是十八年。表及此註並誤。」張文虎史記札記謂：「依索隱，似三年上有又字。」今按：據下文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，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，周天子許之。康公之十九年，田和立爲齊侯，列於周室，紀元年。和立二年而卒。」則索隱十八年之說是也。蓋十八年會濁澤。其時爲魏武侯十年，今稱魏文侯者誤。翌

年十九年，田和始列爲侯，紀元年。田和之二年，則爲康公二十年，而田和卒也。

六五 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剋立非桓公午立辨

史記年表：「齊康公二十年，田和卒。二十一年，田和子桓公午立。」按：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齊康公五年，田侯午生。二十二年，田侯剋立。後十年，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。」並引春秋後傳爲證。年表漏去剋一世，併前漏去田悼子一世，自田常以下，田齊祇得十世，與莊子十二世有齊國之語不符。當依紀年。又田和以齊康公二十年卒，田剋卽以是年立，年表書之隔歲，依人君卽位翌年稱元之例也。索隱引紀年作齊康公二十二年田剋立，誤衍一二字。知者，魏世家索隱據紀年，謂：「桓公立十九年，當梁惠王之十三年」，則桓公弑君自立，在魏武侯二十一年。周安王二十六年。自此逆溯而上十年，正爲齊康公之二十年。周安王十七年。知史記於此乃誤其世系而未誤其年也。

六六 吳起去魏相楚考

史記吳起傳：「田文既死，公叔爲相，害吳起，起懼得罪，遂去之楚。」今按：魏策：「公叔

座爲魏將，與韓趙戰澮北，禽樂祚。魏王賞田百萬，座以讓吳起之後。」其事年表在惠王九年，

吳起已死十九年矣。其年公叔亦卒。明年，商鞅遂入秦。觀公叔之待商鞅，不似害賢者。呂氏觀

表執一諸篇，言讒起者乃王錯。

考魏策：「魏武侯與諸大夫浮西河，王鍾侍。」姚云：「鍾一作錯」，即此王錯。魏武自矜河山之險，而錯附之，爲吳起所折。魏武盛獎起，王錯之忌起，當肇於此。

魏世家集解徐廣引紀年：「惠王二年，大夫王錯出奔韓」，即此人。史記吳起奔楚之由，蓋誤。

又起爲魏武侯伐齊至靈邱，在武侯九年，考辨第六十則去魏當在十年以後。據說苑指武篇起至楚先爲

宛守，說苑云：起爲宛守，行縣適息，問屈宜曰，屈公不對云云。今按說苑權謀篇有屈宜咎論韓昭侯不獲出高門。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皆作屈宜曰，白咎古字通。然考韓昭侯築高門在昭侯二十九年，距此當五十年，疑不能爲一人。淮南道應訓作吳

起爲楚令尹，適魏問屈宜若。若亦咎之誤文也。恐屈宜曰之告吳起，特後人模效趙良之告商君而造爲之，屈子固不與吳起同時也。居一年，乃爲令尹。不識其前又曾爲他職否。

其爲令尹，史記載其政績云：「起相楚，明法審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廢公族疏遠者，以撫養戰鬪之

士。要在強兵，破馳說之言縱橫者。於是南平百越，北并陳蔡，卻三晉，西伐秦，諸侯患楚之

強。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。」今按：陳滅在惠王十一年，蔡滅在四十二年，何待悼王？楚世家

於悼王十一年，即書二十一年悼王卒，更不記平越卻晉伐秦之事。檢諸越世家，楚破越在威王世，亦與悼王無涉。則卻三晉而伐秦者，其語殆同爲無稽也。且其時亦尙無縱橫之言，史蓋誤襲秦策蔡澤語耳。或史本作：「起相楚，明法審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廢公族疏遠者，以撫養戰鬪之士，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」，前後文氣本相承接，中間用兵一段，係後人據秦策妄增也。淮南道應訓記吳起之語曰：「起將衰楚國之爵，而平其制，損其有餘，而綏其不足。砥礪甲兵，時爭利於天下。」說苑指武篇同。可與史文互證。知蔡澤之語，乃策士潤飾，欲明功成身退之理，故盡以惠威二王前後戰績，一歸於起。此如記燕昭王得賢，乃云鄒衍自齊往，劇辛自趙往矣。呂氏貴卒篇云：「吳起謂荆王曰：荆所有餘者地也，所不足者民也。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，臣不得而爲也。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，皆甚苦之。」此又吳起治楚不主以兵力擴地之證也。其徙貴人墾荒，殆秉李克盡地力之教。韓非和氏篇稱其教悼王曰：「楚國之俗，大臣太重，封君太眾，不如使封君之子孫，三世而收爵祿，絕滅百吏之祿秩，損不急之枝官，以奉選練之士。」此起之所以治楚而招貴戚大臣之忌者。淮南秦族訓亦云：「吳起爲楚張滅爵之令，而功臣畔。」孔子以正名復禮繩切當時之貴族，既不得如意，後之言治者，乃不得不捨禮而折入於法。是亦事勢所驅，不獲已也。且禮之與法，其本皆出於糾正當時貴族之奢僭，李克吳起，親受業於子夏曾西，法家淵源，斷可識矣。起治楚政績，略如此。

呂氏義賞篇：「鄧人以兩版垣，吳起變之而見惡。」注云：「教之用四。」可見吳起爲治注重民生之一斑。韓非和氏篇云：「悼王行之期年而薨，吳起枝解」，大

則起爲令尹期僅一年，愈徵楚無擴地之事。推迹以求，起之在楚，蓋不出三四年也。枝解之說，

又見墨子親士，「吳起之裂其事也。」韓非問田，「吳起支解，商君車裂。」淮南繆稱，「吳起刻削主術，。」吳起張儀，車裂支解及韓

詩外傳卷一。吳起削刑而車裂，商鞅峻法而支解。本傳不書，蓋失之。

六七 吳起傳左氏春秋考 附鐸椒考

漢書藝文志六藝春秋類，有左氏傳三十卷。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左傳出左邱明。左邱明

受經孔子，而傳春秋。魏晉以來儒者無異議。至唐趙匡啖助，始謂左氏非邱明。宋後諸儒，相繼

並起。其著者如王荊公，

王應麟困學紀聞，載王荊公有春秋解一卷，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。陳振孫書錄解題，稱左氏解專辨左氏，爲韓魏趙殺智伯事，去孔子六十七年，決非邱明。此當爲十一事中之。今

左氏解既不傳，荊公集亦無考，其所疑十一事，不可詳矣。

葉石林，

葉氏春秋考，謂「春秋終於哀十四年，而孔子卒。傳終二十七年，後孔子卒十三年，辭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，而稱魯悼公楚惠王。以年考之，楚惠王卒，去孔子四十七

年。魯悼公卒，去孔子四十八年。趙襄子卒，去孔子五十三年。察其辭，僅以哀公孫于越，盡其一世之事爲經終。泛及後事，趙襄子爲最遠，而非止於襄子。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。豈有與孔子同時，非弟子，而如是其久者？以左氏爲邱明，自司馬遷失

之也。今考其書，雜見於秦孝公以後，鄭漁仲，

鄭氏六經輿論謂左氏非邱明，爲六國時人，凡舉八驗。其說曰：「左氏終紀韓，事甚多，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。」魏知伯之事，又舉趙襄子之諡。自獲麟至襄子卒，已八十年。使邱明與孔子同

時，不應孔子既沒七十八年之後，邱明猶能著書。此左氏爲六國人，明驗一也。左氏戰于麻隧，獲不更女父，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率師及晉師戰于櫟。秦至孝公時立賞祿之爵，乃有不更庶長之號，明驗二也。左氏云：虞不臘矣，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，明驗

三也。左氏師承鄒衍之說，而稱帝王子孫，明驗四也。左氏言分星，皆準堪輿，案韓魏分晉之後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，明驗五年。左氏云：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，案三代時有車戰，無騎兵。惟蘇秦合從六國，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，明驗六也。左氏序呂相絕秦，聲子說齊，其爲雄辯狙詐，真游說之士，排闥之辭，明驗七也。左氏之書，序晉楚事最詳，如楚師燬猶拾潘等語，則左氏爲楚人，明驗八也。朱晦庵，朱子亦謂，虞不也。左氏之書，序晉楚事最詳，如楚師燬猶拾潘等語，則左氏爲楚人，明驗八也。朱晦庵，朱子亦謂，虞不也。左氏之書，序晉楚事最詳，如楚師燬猶拾潘等語，則左氏爲楚人，明驗八也。朱晦庵，朱子亦謂，虞不也。

孔子時書。至清儒崔述則謂：「昭襄之際，文字繁蕪，遠過文宣以前，而定哀間反略，率多有事無詞。哀公之末，事亦不備。此必定哀之時，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尙少，故爾。然則作書之時，上距定哀未遠，亦不得以爲戰國後人也。」姚鼐則謂：「左氏書非出一人，累有增益，而由吳起之徒爲之者蓋尤多。據劉向別錄，左邱明傳曾申，申傳吳起，起傳其子期，期傳楚人鐸椒，椒傳趙人虞卿，卿傳荀卿，則左傳源流誠與吳起有關。吳起始仕魏，卒仕楚，故傳言晉楚事尤詳，而爲三晉之祖，多諱其惡而溢稱其美。又善於論兵謀。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多。魏絳在晉悼時，甫佐新軍，在七人下，安得平鄭賜樂，獨以與絳？獻子合諸侯于位，而述其爲政之美。魏風至季札時，亡久矣，與邶鄘等，而札獨美之，曰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。此與魏大名，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，皆造飾以媚魏君。又忘明主之稱，乃三晉篡位後之稱，非季札時所有也。」諸家之說，愈辨愈精，而尤若以姚氏爲最得。又左氏書好爲預言，其言有驗有不驗。顧氏曰知錄卷四舉其事，如「三良殉死」，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，此至孝公以後卽不驗。又季札至魯，聞鄭風，以爲其先亡，而鄭至三家分晉後始滅於韓。

按鄭滅尙有晉君，顧氏此條微誤，參讀考辨第三六。

渾罕言姬在列者，蔡及曹滕其先亡

乎，而滕滅於宋王偃，在諸姬爲最後。

按滕先滅於越，顧氏此條亦微誤，參讀考辨第四九。

衛遷帝丘，卜曰三百年，而衛至秦二

世元年始廢，歷四百二十一年。」日人狩野直喜爲左氏辨，

文收高瀨博士可曆紀念支那學論叢。

據此推論，謂：「左氏預

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，孝公後概無徵，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。」又謂：「王孫滿卜年七百，卜世

三十語，自成王定鼎後七百餘年，當在威烈王三十一

世。安王三十二

時。其言卜世三十，特舉成數。」

以狩野此論，會之姚說，兩節適符。吳起死於威烈王二十一年，周室日卑，正切卜年七百卜世三

十之數。時蔡曹滕皆已滅，鄭滅惟在吳起死後五年。自吳起之卒上推衛遷帝丘已及二百八十年。

所謂卜年三百者，亦恰肖。則顧氏之疑辨，狩野氏之推測，豈不正爲姚氏說之證成耶？此左氏傳

出吳起不出左邱明之說也。

顧亭林日知錄卷四春秋闕疑之書一條，亦主左氏成者非一人，錄之者非一世，而夫子當時未必見。

啖助之言曰：「邱明，夫子以前賢人，如史佚遲任之流。焚書之後，學者見傳及國語，俱題

左氏，遂以爲邱明。自古豈止一邱明姓左乎？」崔述曰：「史記但以傳爲左邱明所作，不言爲何

時人，而亦未有親見孔子之文。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耶？抑相傳爲左氏春秋，而司馬氏遂臆料以

爲論語之左邱明耶？說論語者，以左邱爲複姓，與公羊穀梁正同。乃傳經者云公羊氏穀梁氏，而

此獨云左氏，不云左邱氏，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。然則傳春秋者，其姓名果爲左邱明與

否，固未可定。」此又疑因書名左氏春秋而傳者遂誤以爲出左邱明也。

葉夢得曰：「古有左氏，左丘氏。太史公稱左丘失明，厥有國

語。今春秋傳作左氏，而國語出左邱氏，則不得爲一家。文體亦自不同，其非一家書明甚矣。」今按葉氏此說，分辨左氏左丘氏，別成一解。然古人居丘稱某氏，氏丘義通，如乘丘漢稱乘氏，則左邱氏即左氏耳。惟謂左傳國語非一家書，則是也。近人或疑左氏傳由劉歆自國語中分出，殊無據。參讀考辨第一四七。

余考諸韓非書：「吳起，衛左氏中人也。」然則所謂左氏春秋者，豈即以吳起爲左氏人故稱，而後人因誤以爲左姓者耶？此層章炳麟氏曾論及。其言曰：「韓非外儲說右左曰：吳起，衛左氏中人也。左氏者，衛邑名。內儲說上曰：衛嗣君之時，有胥靡逃之魏，因爲襄王之后治病。衛嗣君聞之，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。五反而魏王不予。乃以左氏易之。注：左氏，都邑名也。左氏春秋者，固以左公名，或亦因吳起傳其學，故名曰左氏春秋。猶詩傳作於大毛公，而毛詩之名因小毛公而題與？以左氏名春秋者，以地名也。則猶齊詩魯詩之比與？或曰：本因左公得名，及吳起傳之，又傳其子期，而起所居之地，爲左氏學者羣居焉。（猶齊之稷下）因名其地曰左氏。以人名地，則黨氏之溝之比也。因有以韓非之文證左傳爲吳起所作者，發此二義正之。」

（見章氏春秋左傳讀）章氏必擁護左氏成於邱明，故曲爲之辨如此。

又按：藝文志，易有淮南道訓，詩有魯說齊雜記，論語有燕傳說，五經異義易有下邳傳，此皆以地名繫者，則亦何疑於左氏。

說苑：「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」，此亦吳起傳春秋之證。吳起西河之對，亦與左昭四年司馬侯對晉侯之辭相似。晉汲縣人發魏

襄王塚，有師春，即採左氏，亦可見左氏書與魏之關係焉。雷氏學淇介菴經說謂：「吳起以左傳傳其子期，魏人多與聞者，故襄王時史臣述紀年，師春言卜筮，石申言天象，多與左傳符同。」

洵不虛也。全祖望經史問答：「鬼神之說，始於墨子。故漢志數墨子宗旨凡數條，而右鬼其一也。左氏蓋亦惑於墨子。內傳載之不一而足，外傳不知出左氏與否，而鬼神之說，則相爲表裏。如杜伯射宣王事，紀之自墨子，而外傳首載之。」今按全氏此說，亦似主左氏出墨子後。然墨子言鬼，本引百國春秋，此乃古之史職。（參讀汪中述學左氏釋疑。）惟左傳既多及鬼事，則自可謂近染墨說也。又韓非子：「孔子之後，儒分爲八，有樂正氏之儒。」陶潛曰：「樂正氏傳春秋爲道，爲屬辭比事之儒。」樂正子春乃曾子弟子，傳孝道，與曾申同學。

陶氏謂其傳春秋，亦春秋出曾氏，與吳起有淵源一證。

史記十二諸侯年表：「鐸椒爲楚威王傳，爲王不能盡觀春秋，采取成敗，卒四十章，爲鐸氏微。」漢志有鐸氏微三篇。王應麟考證引別錄云：「左邱明授曾申，申授吳起，起授其子期，期授楚人鐸椒，作抄撮八卷，授虞卿。」今考吳起卒在楚悼王末年，下至威王元尚四十二年。謂鐸椒得吳起子期之傳，差尙可信。而謂其授虞卿，則年世不相及。詳考辨第一四七。今其書既不傳，則亦無可深論矣。參讀考辨一四七附篇。

又按史公又云：「左丘失明，乃傳國語。」子夏居西河，晚年失明。疑左丘失明，或自子夏誤傳。子夏居魏，爲儒術傳於三晉之鼻祖，宜亦與春秋傳統有關。

六八

孟勝考

附 徐弱 田襄子 腹䟽

呂氏上德篇：「孟勝爲墨者鉅子，善荆之陽城君。陽城君令守於國。荆王薨，陽城君以與攻吳起得罪，收國。孟勝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而之死。弟子徐弱之徒死者百八十三人。」鉅子者，莊子天下篇說墨云：「以巨子爲聖人，皆願爲之尸，冀得爲其後世」者也。近人胡適謂非墨子死後三四十一年，不能有鉅子。梁啟超則謂墨子死後一二年，鉅子便可發生。余謂鉅子之傳，或可

墨子生前所定，豈必死後一二年始有？楚悼之卒，去墨子下世不過十年，勝殆爲嫡傳鉅子，否則亦再傳也。而其事跡不見於墨子書，豈從遊在後，而獨得衣鉢者耶？否則鉅子制若後起，孟勝事亦可經後人增飾也。孫云：

「田襄子言行無考，說苑尊賢篇有衛君問田讓語，疑卽田襄子。」然亦無以考見其爲人。此後秦惠王時有鉅子腹䄂，見呂氏去私篇。他鉅子均無考，亦究心墨學者一憾事。參讀考辨第一一四。

六九 宋辟公乃桓侯辟兵其元年當周安王二十二年非

周烈王四年在位四十一年非三年辨

年表載宋昭公卒，誤後十八年，詳考辨第四十五。以下紀宋年均依次誤。梁氏志疑定悼公元在齊宣公

三十五年，周威烈王五年。休公元在齊宣公四十三年，周威烈王十三年。辟公元在齊康公十五年，周安王十二年。剔成元在齊

康公十八年，周安王十五年。宋偃元在齊威王三十三年，周顯王二十三年。均依次遞前十八年。然其說尙未

是。宋世家索隱引紀年，悼公有十八年，而史祇得八年，相差又十年。今據紀年，則悼公之卒，

當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。休公之元，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休公二十三年而卒，爲周安王二十一

年。辟公之元，則在周安王之二十二年也。又按：世家「辟公三年而卒」，而索隱云：「紀年辟

公作桓侯璧兵，則璧兵諡桓也。」又莊子云：桓侯行未出城門，其前驅呼辟，蒙人止之，後爲狂也。司馬彪曰：「呼辟使人避道，蒙人以桓侯名辟，而前驅呼辟，故爲狂也。」洪頤煊讀書叢錄

云：「辟公既名辟兵，不得諡爲辟公，當從紀年作桓公，辟字卽涉其名而譌。」今按：洪說是

也。雷氏義證亦云然。又魏世家索隱云：「惠成王十四年，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。」則

梁惠王十四年，宋桓侯尚在，是歲當爲桓侯二十四年，雷氏義證推爲桓侯六年者誤。知世家三年而卒之說，亦有誤。

又考宋世家索隱王劭按紀年云：「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。」梁氏人表考：剔成肝索隱引紀年作易城肝，肝是其名，封於易城之地，因以爲號。雷氏

義證云：「剔成肝乃易成侯之誤。」則桓侯乃見廢者。剔成之後爲宋君偃，史記稱其襲攻剔成，剔成敗奔齊，偃自立。

然余考偃立年尙少，其庶兄大尹主政。又在位五十三年，國亡見殺，其爲少主嗣位，非弑兄自立

可知。詳考辨第。九十一。則世家乃以剔成之逐桓侯者，誤爲偃之逐剔成也。偃爲剔成弟，宋人兄弟嗣立，猶有殷商遺俗。呂覽禁暴篇高注。宋偃

辟兵之子，此據史記剔成辟兵子，而偃爲剔成弟，故其嗣立年尙幼，則剔成在位不久。史稱剔成在位四十一年，

云。剔成爲辟兵子與否，今不可考，則高注未可守。則其弟偃年決非弱，何以弑兄自立之後，猶得五十三年而亡？即據史記世家原文，亦有四十七年，剔成在位

立，年相雁行，則殆亦四十外矣。又四十七年，余疑四十一年，乃桓侯在位之年，則桓侯見逐，尙在朝梁後

已將及九十，與所謂桀宋之虐，益見其不符。十二年，而剔成則在位三年，不壽早死，故其弟偃嗣位尙年少，則諸疑皆釋，無不合者。惜索隱

於此條獨引王劭著桓侯乃見逐，而不並詳其年，則余說若猶嫌其無的據。然深思明辨之士，比其

前後而熟論之，當不佐余言之爲逞臆妄測耳。

韓非論戴氏每與齊田氏並列，而曰戴氏取子氏於宋。呂覽於宋偃之亡，亦曰：此戴氏所以絕。疑剔成乃戴氏，故王偃一朝，如戴不勝

戴盈之皆戴氏，蓋佐新君幼主以固其位者。蘇時學文
山筆話首疑及此，惟謂剔成肝即司城子罕，則誤也。

七〇 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其弑君自立在魏武侯

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辨

史記田齊世家：「桓公立六年卒，子威王立。」索隱引紀年云：「梁惠王之十三年，當齊桓

公十八年，後威王始見，則桓公立十九年而卒。」索隱既云齊桓公十八年，威王始見，則桓公即

以十八年卒也。而又云立十九年而卒者，人君於即位之翌年稱元，故一稱十八，一稱十九也。

釋史年表誤後一年，遂爲梁惠王之十四年。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誤後二年，遂爲梁惠王之十五年。皆緣不辨索隱此條文理而誤。洪頤煊校紀年，威王立在周顯王十一年，獨爲得之。史記作六年者，六乃十八二

字并合之誤。如晉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敬公十八年，魏文侯初立。」十八二字，乃六字分離之誤。

也。今自梁惠王十三年，逆溯十九年而上，爲魏武侯二十一年，即田午弑君自立之年。

雷氏考訂，定其事在魏武侯之二十二年，較余說後一年。其言曰：「田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，

齊康公五年，田侯午生。二十二年，田侯剋立。後十年，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。愚案：

後十年者，謂自侯刻始立之年數之，至此共十年，實侯刻改元之九年也。知在魏武侯二十二年者，索隱引紀年云：「梁惠王十三年，當齊桓公十八年。以魏武侯二十六年卒推之，是齊桓實以此年弑其君，且卽以此年爲己之元年也。」今按：雷說可解於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之說，而無以解於桓公立十九年而卒之說也。今定桓公弑君自立，在武侯二十一年，二十二年紀元，則桓公十八年，當梁惠王十三年，及桓公立十九年卒，兩說俱通矣。余定田侯刻立，在齊康公二十一年。詳考辨第六五。其前一年，齊康公二十年，田和卒，田刻卽立。下逮魏武侯二十一年，田午弑刻，前後適得十年。與雷氏所謂自侯刻始立之年數之，至此共十年者正合。雷氏定田刻元，亦較余說後一年。雷氏蓋自推校未盡也。

又魏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齊幽公之十八年，而威王立。」幽公蓋桓公字誤。雷氏考訂亦曰：「幽卽桓字之誤。否則兼諡爲幽。立是立爲太子，否則桓公退老，使威王攝政。至明年桓公卒，而威乃踐位也。威王立三字，當是索隱約舉之詞。未審紀年元文何如。後威王始見，卽指平阿等事。蓋桓公之卒，威王之元，紀年元文亦未之載，索隱故云。」今按：謂幽公卽桓公，是也。謂威王立乃立爲太子，否則桓公退老而攝政，此皆無證臆測，實不可從。蓋雷氏定威王元在梁惠王十五年，則桓公卒自當在十四年。而又與索隱引紀年桓公十八年威王立，及惠王十三年威王始見

兩條不符，故不得不強爲之說如是。而雷氏所以必證威王元在梁惠王十五年者，又以不知威王在位實有三十九年而然也。參讀考辨第七四。

又田齊世家索隱王劭按紀年云：「齊桓公十一年，弑其君母。」黃氏逸書考云：「桓公立十年，弑齊康公，及其子，絕姜姓之祀。至是又弑康公之夫人，故曰弑其君母。」今按：黃氏此條，蓋誤讀索隱田剡立後十年，田午弑君及孺子喜之文而誤。康公於十九年遷海上，至二十六年而卒。其時乃田侯剡六年。其後三年，田午弑君，乃指田剡，非康公矣。然則君母者，殆指田剡之后，否則尙爲田剡之母也。

莊子則陽篇：「魏瑩與田侯牟約。」司馬云：「魏瑩，魏惠王。田侯，齊威王也。」然威王名因齊，不名牟。俞樾曰：「田齊諸君，無名牟者。惟桓公名午，與牟字相似。牟或午之譌。然齊桓公與梁惠王又不相值也。」今按：梁惠王十三年，爲齊桓公卒年，則惠王與桓公正相值。惟其時田忌尙未用事於齊，惠施公孫衍亦未用事於魏，與莊子文仍不合。莊書隨文寓言，未可盡據爲故實也。

又按吳式芬攢古錄金文陳侯午鐘，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作陳侯午殷，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作陳侯午鐘。「佳十又四年，陳侯午以羣諸侯獻金，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鐘。」翁祖庚云：「史記桓公午六年卒。索隱引紀年桓公十九年

而卒。以此銘考之，桓公實不止六年。所稱孝大妃，卽太公和之妃。」此以銅器金文爲證，而可以定史記與紀年之得失者。

證，故其說多疏。

金陵學報一卷二期有王古魯對於日人武內氏六國表訂誤之商榷一文，主田桓公以六年之說，自誤。惟定齊威王在位三十八年，而武內氏從之，此則王氏之得也。二氏皆未能以史事詳

七一 韓哀侯懿侯昭侯三世名諡年數考

史記韓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魏武侯二十一年，韓滅鄭，哀侯入于鄭。二十二年，晉桓公邑哀

侯于鄭。

按今年尚借晉桓公命邑鄭，則知年表於上年書滅晉之誤。又年表書鄭康公二十年滅，實不誤。世家以韓哀侯二年邑鄭爲鄭滅之歲，故云康公二十一年也。今本偽紀年韓滅鄭在周安王二十一年，則由魏武侯二十一年而誤。

韓山

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。」曰：「若山卽懿侯也。」又晉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韓哀侯以桓公十五年

卒」，是年正當魏武侯二十二年，則韓哀侯卒，在滅鄭之明年也。水經沁水注引紀年：「惠成王元

年，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。」是懿侯名若，索隱所引，涉上韓山堅而衍一山字。又濁漳水注

引紀年：「惠成王元年，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。」是同年韓有懿共兩侯。六國表惟有莊

侯，索隱云：「卽懿侯」，志疑據今本偽紀年，謂：「序共侯懿侯於一年之內，而史無共侯，疑共侯

卽莊侯。韓山堅，史所云韓嚴也。山堅弑哀自立，未及一年便卒。懿侯嗣位。憫先君之被害，恨

篡臣之未誅，遂削其年不數，而以為己改元之年。」不悟山堅弑君，遠在六年前，且紀年明云山堅弑君而若立，非山堅自立。索隱又明謂懿侯即莊侯，豈得又謂懿侯嗣莊侯哉？今共侯之名既不他見，疑水經注所引共侯本莊字之誤，而偽紀年依之，遂滋後世之疑。否則懿侯共侯莊侯蓋一侯而三諡。如後有韓威侯即宣惠王，亦一君三諡也。

雷氏義證謂：「紀年同年有懿侯共侯，則懿侯兼諡為共，別諡為莊，猶宣王之兼諡為惠，別諡為威矣。」

自哀侯被弑之翌年紀元，至惠成王八年，凡十二年而卒。是年昭侯立。

呂覽任數篇高注，以昭侯為景明侯子，誤也。梁伯子已辨之。

年，梁惠成王九年，為昭侯元年也。年表昭侯元年在梁惠王十三年，魏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梁惠

成王十四年，鄭釐侯來朝。」而曰：「鄭釐侯者，韓昭侯也。」是史記昭侯，於紀年稱釐侯。然考

水經河水注引紀年：「梁惠成王十一年，鄭釐侯來致地。」濟水注引紀年：「梁惠成王九年，王

會鄭釐侯於巫沙。」則梁惠九年時釐侯已立。考諸趙世家：「成侯十三年，與韓昭侯遇上黨」，是

年正惠成王九年。史記載三晉事，韓最疎略，趙則頗詳。蓋趙史猶有存者。此昭侯元不在惠王十

三年之的證也。余考昭侯在位實三十年，史蓋誤增哀侯之年，遂削昭侯以為償。

雷氏義證亦謂：「史記誤將懿昭之立移後

四年。」又韓世家索隱謂戰國策有嚴仲子名遂，又恐是韓嚴。按嚴仲子乃肅政事，刺韓相俠累，韓策作韓傀，事在列侯三年，相隔二十三年，吳師道戰國策補注已詳辨之。

又按年表昭侯二十二年，申不害卒，是年實昭侯二十六年。然則申子卒在是年蓋不誤。史公

特誤以申子之卒為昭侯卒年也。

七二 老子雜辨

史記老子傳：「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。」
儋見秦獻公，周本紀在烈王二年，上距孔子之死百有六年，

此誤。或曰：儋卽老子，或曰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」汪中老子考異謂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卽儋，凡立五證：

一，列子黃帝說符二篇，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。
原注：「莊子達生篇，與列子黃帝篇文同。呂氏春秋審己篇，與說符篇文同。」按僞列子襲

此二書耳。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，見於本書。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，在韓烈侯二年，上距孔子之沒凡

八十二年。按鄭殺子陽，下距太史儋入秦二十四年，則列子應爲關尹前輩。諸書所載答問語，亦不可信。關尹子之年世，既可考而知，則爲關尹著書之老

子，其年世亦從可知矣。

二，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：「秦楚燕魏之歌，異傳而皆樂。」按燕終春秋之世，不通盟會。

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，始與冠帶之國。文公元年，上距孔子之歿，凡百二十六年。按此凡百一十八年，汪說誤。

老子以燕與秦楚并稱，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。又魏之建國，上距孔子之歿，凡七十五年，

按此凡七十六年。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，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。
按文子所引，未必眞爲老子語，不足爲證。

三，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。莊子寓言篇文同，惟以朱作子居，今江東讀朱如居。張湛注列子云：「朱字子居。」非也。楊朱篇：「禽子曰：以

子之言問老聃關尹，則子言當矣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，則吾言當矣。」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。又

云：「端木叔者，子貢之世也。其死也，無瘞埋之資。」朱爲老子弟子，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，

則朱所師之老子，不得與孔子同時也。按楊朱篇偽書，非楊子親筆，此論亦不足據。御覽四七七又四九三引列子，皆云「衛端木叔者，子貢之世父也」，似誤。說苑政理

篇：「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。」梁之稱王，自惠王始。惠王元年，上距孔子之歿，凡百

十八年。楊朱已及見其王，則朱所師事之老子，其年世可知矣。按惠王元年，距孔子之歿百零九年，惠王稱王，距孔子死百四十五年。楊朱亦未必

見梁惠王之稱王，汪亦誤。

四，本傳云：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至關。」抱朴子以爲散關，又以爲函谷關。按散關遠在岐

州，秦函谷關在靈寶縣，正當周適秦之道。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，則以函谷爲是。函谷之置，

書無明文。當孔子之世，二嶠猶爲晉地，桃林之塞，詹瑕實守之。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：「秦孝

公據嶠函之固」，則是舊有其地矣。秦自躁懷以後，數世中衰，至獻公而始大。故本紀：「獻公

二十一年，與晉戰於石門，斬首六萬。二十三年，與魏晉戰少梁，虜其將公孫漆。」然則是關之

置，實在獻公之世矣。按張琦戰國策釋地，秦取轅函在惠王六年至後十一年間。汪說亦誤。

五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，本紀在獻公十一年，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。按去文侯之歿已二十三年，史表誤。而老子之

子宗爲魏將封段干。魏世家：「安釐王四年，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。」國策：「華陽之

戰，魏不勝秦，明年，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。」六國表：「秦昭王三十四年，白起擊魏華陽軍。」

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。按此在周赧王四十二年，去孔子之歿凡二百零六年（四七九—二七三），汪說錯四年。則爲僂之子無疑。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卷

四，謂「太史儼見秦獻公，其年周顯王十九年，下距漢文元百七十年。而宗至假凡七世，年數略相當。宗乃僂子，與李耳無涉。」按顯王十九年，已爲秦孝公十二年，非獻公，張說誤。至宗爲僂子，語亦難信，辨見後第十六節。

今按汪氏五證，雖未全塙，要爲千古卓識，可以破孔子見出關著五千言之老子之傳說矣。顧

猶多未盡者。余嘗謂老子之僞跡不影，真相不白，則先秦諸子學術思想之系統條貫終不明，其源流派別終無可言。今請詳爲申辨。雖若荒誕無稽，然亦足以備一說。上與司馬遷所謂「或曰卽老子或曰非也」云云相等例，較之朱韜玉札及神仙傳諸書，猶且遠勝萬萬也。

一 太史儼與老聃

竊謂秦漢之際言老子，凡有三人，而往往誤以爲一人。此三人者，一爲孔子所見，一爲周太史儼，而又一則尚在晚世。

莊周稱孔子所見爲老子，又曰老聃，而老聃與太史儼每易混。史記老子傳：「老子姓李氏，

名耳，字聃。」史記索隱，老子音義，後漢書桓帝紀注，文選遊天台山賦注所引皆如此。今本史記作「名耳字伯陽，諡曰聃」，乃淺人妄改者。王念孫讀書雜誌有詳辨。說文：「聃，耳曼也。」

莊子書稱老聃，呂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。說文：「耽，耳大垂也。」淮南地形訓：「夸父耽耳在其北方。夸父棄其策，是爲鄧林。」然則夸父者，猶云大人國，耽耳，猶云大耳國也。耽耳亦作瞻耳。說文：「瞻，垂耳也。南方有瞻耳國。」瞻耳又作儋耳。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儋耳之國。注云：「儋耳，其人耳大下垂，垂於肩上。」後漢書明帝紀注云：「儋耳，南方夷。」蓋古人傳說，邊荒有儋耳之國。南人因謂在南荒，北人則謂在北荒也。漢老子銘：「聃然，老旄之貌也。」古人以耳大下垂爲壽者之相，至今俗猶然。故高年壽者稱老子，稱老聃，老耽，亦得稱老儋。抱朴子曰：「老子耳長七寸」，列仙傳：「務光耳長七寸」，皆此類。以其年老，而曰老聃，鄭注曾子問云：「老聃，古壽考者之稱也。」以其爲周史官，則曰太史儋。故儋之與聃，每易混說而爲一人也。

二 太史儋與儋何

其又一人則爲儋何。說文：「何，儋也。儋，何也。」儋何二字，蓋一義兩音。單呼儋者，連其餘音則爲儋何，今人稱擔荷，或稱儋負。如蟾之爲蟾蜍，澹之爲澹宕也。古今人表周儋桓伯，左傳儋作詹。然則詹何宜可爲儋何，或呼詹子，莊子讓王作詹子。如匡章稱章子，陳仲稱仲子。則老聃太史儋，又易與詹子相混。高誘注淮南覽冥云：「詹何，楚人知道術者也。」則詹何爲南方之道者，

與老聃似。韓非解老：「詹何能坐堂上知門外牛黑而白在其角。」是詹何有前識，與太史儋似。呂氏春秋執一篇：「楚王問爲國於詹子，詹子對曰：「何聞爲身，不聞爲國。」又審爲篇：「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：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，奈何？」詹子曰：重生。曰：雖知之，不能自勝。詹子曰：縱之。」是與道德之意五千言似。淮南道應訓謂楚王問詹何治國者爲莊王，此莊王不在春秋世，蓋楚頃襄王又稱莊王，參讀考辨第一三二故與公子牟相及。呂覽重言篇：「聖人聽於無聲，視於無形，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。」是猶以詹何與老聃爲兩人。其先後之序，蓋自近以逮遠。老聃在田子方前，非太史儋卽孔子所見。而詹何在田子方後，則爲與公子牟並世之人也。

三 太公任卽老聃

而余觀戰國言老子，其混并牽涉之迹，猶不止此。莊子山木篇：「孔子圍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。太公任往弔之，爲言不死之道，告之以意怠之爲鳥，教以進不敢爲前，退不敢爲後。」夫太公亦老者之稱，猶云老子也。任者，齊語：「負任儋何」，孟子：「門人治任將歸」，注：「任，擔也。」釋名：「儋，任也。」任儋聲近義通。則太公任猶云老子聃，卽老聃矣。其告孔子「至人不聞」，卽「良賈若虛，君子若愚」之意也。其謂「飾知驚愚，修身明汙，故不免」，

卽「驕氣多欲，態色淫志，無益子身」之說也。「道流而不明居，得行而不明處，疑當作德得而不明處。純純常常，乃比於狂」，卽「得時則駕，不得則蓬累而行」者也。史記老子與孔子語，不出此篇及天道天運外物三篇之外，蓋雜採莊子書而意造云爾也。
莊子書本成於眾手，此獨不曰老聃而云太公任，其實卽一人也。文選卷五十九注，引作太公，則如不稱老聃而僅稱老子矣。

四 任公子卽詹何

莊子書有太公任，又有任公子。太公任卽老聃，而任公子則爲詹何。外物篇：「任公子爲大鉤巨鎗，五十犢以爲餌，蹲乎會稽，投竿東海，且且而釣，期年不得魚。已而大魚食之，牽巨鉤，鎗沒而下，驚揚而奮鬐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蕩，聲侔鬼神，憚嚇千里。任公子得若魚，離而腊之，自涿河以東，蒼梧以北，莫不厭若魚者。」文選卷二十五，引作任公。任公子卽詹子也。何以言之？淮南冥覽訓：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」，此卽五十犢以爲餌之釣也。故詹何者，據莊子任公子之故事言之，乃一隱淪江海漁釣之君子也。御覽八百三十二引關子云：「任公子多羅鯉於山阿，衆人皆以爲惑，旣而鵲擊黃雀，觸公子羅者千萬數。」諒其他關於任公子釣魚之怪談尙多，惜不備見。又按淮南說山：「詹公之釣，得千歲之鯉。」任公子羅鯉，卽詹公之釣鯉也。此又二人爲一人之證。」

五 環淵卽關尹

與詹何齊名者有環淵。其人亦以釣稱。史記孟荀列傳云：「環淵楚人，學黃老道德之術，因

發明序其指意，著上下篇。」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娟子十三篇。班固注云：「名淵，楚人，老子弟

子。」師古曰：「娟，姓也。」應劭風俗通姓氏篇：「環氏出楚環列之尹，後以爲氏。楚有賢者環淵，著書上下篇。」張

乃本字，娟乃借字。楚策范環，史記甘茂傳作范娟，此娟環相通之證。文選枚乘七發：「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」，注云：「淮

南子雖有鉤鉞芳餌，加以詹何娟環之數，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。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。七

略娟子名淵。三文雖殊，其一人也。」是環淵亦名便娟，娟環，又名玄淵，亦稱娟子，與詹何齊

名。言詹何便娟之釣者，御覽八三四引宋玉賦云：「玄淵之釣，以三尋之竿，八絲之綸，餌以蛆蟻，鉤以細針，以出三尺之中，綸不絕，鉤不申，竿不撓。」又列子云：「詹何以獨繭絲爲綸，芒針爲鉤，荊條爲竿，剖粒爲餌，引羶車之魚於百仞之淵，汨流之

覽七六七引博物志：「詹何之釣」云云，語亦大同。宋玉從之受釣，則其人在頃襄王世，與詹子年亦相接。

今楚辭有卜居漁父兩篇。卜居乃屈原問太卜鄭詹尹，竊疑卽由詹何誤傳，而漁父亦詹何。以詹何前識，遂誤稱太卜詹尹。以詹何隱於釣，故稱漁父。屈子之所問，與宋玉之所師，其時代固相及。詹子亦楚人，蓋楚人傳說，自有詹何與屈原往復一段情事，後人寄託爲文，乃卜居與漁父並傳也。所著書，史記云上下篇，而漢志稱十三篇，已不同。至其年世，史記與慎到田駢相

次，是謂在齊威宣王梁惠王楚威懷王時，與莊周惠施孟軻相先後。而班固云：「是老子弟子。」

詳班氏所稱老子，當指孔子所從問道之周守藏室史而言。則環淵在莊惠之世，又烏從而師之？

蓋其先言師詹何，則與楚莊王魏公子牟接世。其後言師老子，則年移而益先。故文選枚乘七發，

應璩與從弟書，注皆引高誘注淮南，謂：「娟環白公時人。」高氏蓋亦謂娟環師老子，則與孔子

應璩與從弟書，注皆引高誘注淮南，謂：「娟環白公時人。」高氏蓋亦謂娟環師老子，則與孔子

年相當。以其楚人，故推謂與白公同時爾。此猶誤以文子爲老子弟子，遂推定爲楚平王同時也。關於詹何環淵年世，又見考辨第一四六。然漢人雖屢稱環

淵，而先秦諸子書，則甚少言及。余又疑環淵卽關尹。環關淵尹，特方音之一轉移耳，非有兩人

也。凡先秦之稱關尹，卽漢世之所謂環淵矣。莊子下篇以關尹老聘並稱，近人范耕研呂氏春秋補注（刊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

六年刊）謂：「史記老子傳，老子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之關。關令尹喜曰：子將隱矣，強爲我著書。詳史記文義，似謂關尹喜聘之見過，非其名爲喜也。先秦諸子皆稱關尹，無稱喜者。且亦非聘弟子。下篇列於老子之前，似在師友間。高誘注呂

氏審已，謂師老子，似是老子師之誤，後人習聞俗說，妄乙之耳。」今按范說極是。竊意天下篇關尹乃人名，非官名。篇中引其書亦先老子，則決不爲老子弟子。漢人老子出關，關令尹強之著書之說，其先亦由天下篇關尹老聘兩人並列而起。則猶

劉安枚乘以詹何便娟俱舉。蓋以老聘爲詹何也。呂氏不二篇：老耽貴柔，孔子貴仁，墨翟貴廉，關尹貴清，子列子貴虛，陳駢貴齊，陽生貴已，孫臏貴勢，王廖貴先，兒良貴

後。竊疑此處先後序列，蓋非呂書本真。故以老耽列孔子前，而關尹居墨子後。細玩全文，均以兩人異尚者爲一列。如列貴虛，陳貴齊，是一列。陽貴已，孫貴勢，又是一列。王貴先，兒貴後，又是一列。以後例前，則孔貴仁，墨貴廉，爲一列，關尹貴

清，老耽貴柔，爲又一列。如此乃與莊子下篇關尹老耽年輩仍可相通。今以老耽移孔子前，則柔仁相類，廉清相似，既與下文不稱，老耽關尹年世輩行，亦與天下篇乖違矣。故知此經後人妄易也。又本篇此下有脫文，則昔人已論之。又呂氏云：「關尹貴

清」，殆卽環淵著書上下篇之宗旨。而今漢志娟子十三篇，關尹子九篇，豈卽史記所謂上下篇者，而誤分爲十三篇與九篇歟？惜其書均佚，無可深論矣。而其故事傳說之流變，則尤有離奇荒

誕之甚者。夫環淵爲沉淪江海之釣客，而關尹則爲抱關山谷之官尹，何以謂之爲一人？此則猶詹

何之蹲釣於會稽，而史儋則騎牛而過關。史儋詹何既誤混爲一，橘渡淮則爲枳，隱淪漁釣之處

士，自亦可變而爲抱關守谷之關尹矣。故娟蠅之娟非姓也，娟蠅，子又也，將欲言投餌之大，而

極言其小，如莊生言大魚而舉鯢也。玄淵之淵非名也，淵有九族，皆指水言。玄淵奇蹟，如莊生

言畏壘之居大人也。凡此皆俗談小說之引而益遠者。遷史博古，故稱環淵，而所得猶未盡，不知環

淵之卽關尹耳。

莊子應帝王篇有壺子，呂覽下賢篇作壺丘子林，淮南精神訓作壺子林，人表作狐丘子林，皆一人。韓詩外傳之有狐丘丈人，亦其人也。然僅觀壺子與狐丘子林，則不辨其爲一人矣。僅觀壺子與狐丘丈人，則更不辨其爲一人矣。漢志道家祠子十三篇下，卽關尹子十篇。今試就其故事之演變論之，則詹何便娟之游於釣，與史

爲一人矣。漢志道家祠子十三篇下，卽關尹子十篇。今試就其故事之演變論之，則詹何便娟之游於釣，與史

子之與關尹子，正如壺子與狐丘子林及狐丘丈人也。娟

詹關尹之遇於關，其孰爲眞，孰爲妄乎？曰：論其情則皆妄也。詹之入秦，曰：「離七十歲而霸

王者出。」離字本作合，據王念孫讀書雜誌改。七十年依梁氏志疑所定。此秦人有天下之神識也。關尹能相風角，知將有神人而老子

到，此又無稽之妄譚也。其書既佚無可考。漢志所載，或出漢初人依託，今本則爲唐宋間物。而史詹關尹之故事，則必妄可

知。至於詹何便娟，其事荒晦，非可以作信史。故曰論其情則皆虛也，皆世俗之傳說也。然則此

傳說之起，以詹何便娟爲先歟，抑史詹關尹爲始歟？曰：此則更不可以確論。夫語及於史詹關尹

詹何便娟之事，固已自古多妄，荒渺難稽矣，又何從而必爲之明據確說哉？而孔子之見老子，則

古籍記載較詳，固可爬梳抉剔，以略得其真相者。蓋孔子所見之老子，其始爲南方一隱君子，漸

變而爲北方之王官，一也。孔子之見老聃，其先爲草野之偶值，漸變而爲請於國君，以車馬赴天

子之朝，而北面正弟子之禮，以執經而問道，二也。其先爲老死而友人哭，漸變而爲莫知其所終，

三也。何以攀老子爲王官，則以誤於太史詹。何以謂關令尹強之著書，則以誤於詹何環淵。蓋詹

何環淵之隱乎釣，有其事未必有其技。太史詹之遇關尹，則有其名未必有其人。凡莊子呂氏言關尹，皆人名，非官名，而

其人尙在後，與太史儋不同時。孔子之見老聃，雖有其人，而其事則未必有如後世之所傳也。